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梅溪後集卷二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梅溪後集卷二十六

宋 王十朋 撰

記

妙果院藏記

紹興戊寅春潛潤實印師傳天台教于永嘉妙果院未幾有尺文賛來施實藏直萬金緇素咸悦潛潤師走介致書於越命某記之某甞聞吾儒中有二大善知識曰

東坡居士曰王荆公俱以文章名世然其道不同終身不相悦及東坡記聖相藏荆公深嘆服之蓋二公俱深於佛故能賞音作者之手識者之眼不可相掩也如此某書生也於佛學素不通曉其將何說以發揚之然於潛淵為循子義不可辭抑嘗聞佛之為教矣其說惡貪而喜施與吾儒同然其徒多好人之施而不能自施失佛之意遠甚今是尼也富於財積而能散生平植福之施動以千緡計又嘗衣鉢以製是藏百寶粧嚴極其工

巧卒不自有而歸之妙果可謂善施得佛之遺意矣然施易爾不妄施難是藏之成也求之者多咸莫之施妙果不求而藏自來可謂能具眼矣茲為可書偈曰
壯哉古東嘉妙果宅其西老宿山中來應緣傳妙法有尼號圓淨香火廬松楸衣鉢抽萬金造此大寶藏經文浩卷軸一一刺血書用報父母恩普及一切衆神光屢發現遍地生金星至誠感幽冥觀者咸賛嘆忽發喜捨心願歸諸妙果法師慧業就寶藏來證明所施以其人

是能具道眼圓淨施寶藏道心益圓淨況施於妙果因果宜無窮妙果得寶藏道場日益振大作諸佛事廣結諸因緣須彌一轉間功德無邊量轉轉無已時功德亦如是

夢庵記

夢者誠之所形也高宗形於得賢仲尼形於見聖莊周形於化蝶揚雄形於吐鳳范式形於葵友夢之小大雖不同其為誠之所形則一也仙居陳君勉卿執親喪如

禮以孝稱于鄉初求佳城未獲寢食弗遑一夕夢侍其親遊于睦溪之原指其處以語之明日訪焉果得其地卜人吉之遂卑窀穸因築庵以守以夢名之志其所以得也某辱與君之弟文卿游上庠為同舍生又與君之子三省遊于剡三省以夢庵之事語予且求文以記予謂觀人之術不必驗之行事因其誠之所形亦足知其大畧高宗可以知其賢孔子可以知其聖莊周可以知其達揚雄可以知其文范式可以知其義陳君之夢可

以知其孝矣彼有夢屍得官夢穢得財心之所念者果何事夢之所見者果何物耶與陳君之夢固有間矣

雁宕山壽聖白岩院記

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山名雁宕最為造物所惜秘於萬萬古而顯於本朝山中絶境皆廬於佛子開闢經營必其徒之有道力者驅龍蛇虎豹魑魅魍魎而有之權輿數椽侵尋萬柱如全了之庵於芙蓉今為能仁行亮谷于安禪今為靈岩文吉庵于碧霄今為靈峯是也山之

內外招提無慮二十餘所問其經始與廢而復興無非有道力者焉山之東有嶺曰謝公世傳靈運好遊山而不知有雁宕躐屐窮幽至此而返去嶺而北若干里有山曰白岩水曰仙谿去岩而北若干里有王子晉仙橋子晉遺蹟在吾州者三一在永嘉二在樂清茲其一也壽聖院在白岩之下峯巒而奇水清而駛松竹蓊然而深蓋諾矩羅駐錫王子晉飛仙謝康樂登臨嘯咏之所宜幽人逸士逃名晦身修真學道者徜徉乎其間也院

創于唐會昌四年至明年廢又明年復興初曰仙溪白岩院至大宋治平四年十月始賜壽聖額宣和三年燎于魔寇院僧元象憫之草創殿閣塑像貌以奉香火歲久寖壞僧子親慨然曰兹山吾祖潘氏所捨殿與像吾師所建也其可坐眡而隳之耶於是糾同志募衆縁出力以成就之寶殿巍然輪奐翬飛觀者咸會歡喜讚嘆工未畢會傳教于邑之七寶雙峯二院其徒文表住是山遂卒其事而道場為之一新嗚呼若子親者眞可謂

具道力有功於其教者矣

雁蕩山本覺院殿記

有僧景暹來自雁蕩袖前傳法能仁宣公令傳法靈岩行公書求余文記本覺院殿余延之坐飯之贈以詩辭不能記暹曰宣公年踰九十有名行緇林推重爲老禪令退居是山足以重吾徒行公蜀人傳心印於名師與賢士大夫游且能詩嘗受知於君某以二禪師之命故來願勿辭余善其言遂諾之院舊名延唐而不知其開

山之始嘗廢于會昌至乾寧二年復興增額曰乾寧迨唐戒宋有天下元年改賜今名院在雁山之東隅位以甲乙祥符天禧閒僧友忠南遊五羊得天竺國貝葉梵書以歸至今猶存釋家舊殿建於元豐初歲久垂壞日者以山門不振咎其基之不吉遲出願力募財鳩工垂二十年以紹興戊寅秋九月易地而遷之棟宇鼎新金碧照輝用力孔艱迨乃有成可嘉也已詞曰

雁蕩之陽延唐道場毀于會昌起廢乾寧戒宋龍興本

覺是名先民不作金仙斯覺以覺後覺山中老禪出世應緣亦覺之先洛爾繹予潛心宗旨不覺不已忠得貝書遲興殿廬亦覺之徒殿廬既周匆息薰修同國戚休唐祚既還我宋是延億萬斯年

天香亭記

剡中佳山水為東南州之眉目汝南周君堯夫得爽塏于剡山之陽挾雙谿之勝而家其上廣厦耽耽在剡為甲有岩桂數百根皆古木也蒼然成林森然而陰洞然

而深闢徑通幽而亭乎其中主人日與客游焉如入宜人之林而夏不知暑如登飛來之峯而香飄自天如騎蟾蜍游兎宫而下視人間世真剡中之絶景也予丙子冬過剡把酒是亭時堯夫將戰藝南宫予因目之曰天香明年春果擢巍第與予為同年友堯夫命予記之而未暇逮今七載每移書必及之乃為之言曰學者方未第志在乎得耳得則喜失則非故以登科為化龍為折桂春風得意看花走馬晝錦還鄉世俗相歆豔曰仙子

天上歸也是特布衣之士詎一第以為天香耳若夫學士大夫所謂香者則不然以不負居職以不欺事君以清白正直立身姓名不汙干進之書足跡不至權貴之門進退以道窮達知命節貫歲寒而流芳後世斯可謂之香矣唐宋璟以芬香勉張說漢李固以糞土視胡廣趙戒名乎名乎科第爵祿云乎哉堯夫筮仕有能聲且挺挺好議論時事遠大未易量予方以名節相期必不負所以名亭者矣堯夫又能樂教難弟諸子皆力學行

見棣蕚聯芳芝蘭並秀濟濟詵詵天香滿門不止燕山之竇而已然科第之香孰如名節之香尭夫又當躬行以率之

顏范祠堂記

聖賢有不同時而生得同時而祀者勾龍棄同祀於壇為社稷之佐周公孔子同祀於學為先聖先師顏子孟子同配食於文宣王之廟功同道同時不必同也唐顏文忠公國朝范文正公時異道同者歟忠孝之性仁義

之學文武兼資之才正色立朝見危致命毅然不可奪之大節特書大書于史如出一身使其易地范必能捐軀死難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顏必能破强敵之膽威而臣之為慶歷頌中夔卨也又皆以直道不容出守于饒遺愛在民至今饒人語太守之賢者必以二公為首歲時祀之不絶隆興甲申秋七月某初至郡訪二公之像或四居乎老氏之宫或雜處乎九賢之堂廟貌不稱祀事弗虔於典為缺郡圃有堂名慶朔文正所建也

遂即堂以祀堂之右有宇而虛命工葺之塑二像合為一祠以時之先後而左右焉書二傳于壁後十一月丙寅帥同僚祀之歌曰

宋唐相望三百年堂堂顔范兩鉅賢文武忠孝名節全羣雛哮㘅方無前二十四郡惟平原首唱大義扶危顛朝廷草昧官鷹鸇膽落邪佞驚梟鳶鬼質下拜心瞿然殞身賊手命乃天一門忠義有二難凌烟閣上兄常山英烈言言光簡編銀鈎鐵畫餘剛堅致君堯舜書萬言

樂後天下憂則先立朝蹇蹇心惓惓邪者我仇屢左遷
夏童擾邊躬櫜韃談笑爲國靖戈鋋閣開天章策治安
誰吾與者杜富韓風采稜稜四諫官徂徠頌配崧高篇
山高水長大名傳吳頭楚尾番江邊甘棠遺愛清芬聯
如秋桂菊春蘭荃像而祠之敢不虔黍稷蘋蘩羞豆籩
一杯薄薦清灤泉公乎爲神爲飛仙假令而在當執鞭
凡百君子宜勉旃

思賢閣記

番陽廳事之東偏有堂曰平政堂之北有閣曰芝秀郡以芝名者四廳之後堂曰玉芝驛與門曰靈芝及是閣是也皆因芝山以名然亦繁且複矣堂世傳文正范公所名雖百世不可易是閣名與堂類宜易之閣北瞰郡圃春有百卉有游人鳥有幽聲夏有濃綠有清風蟬嘒嘒有新聲秋有踈林宜夕陽宜月冬有茂松宜雪中觀宜風雨中聽然皆不足以名有九賢堂四賢堂在焉園林乃其遺躅也花卉皆其甘棠也茂松雪月乃其高風

餘韻也躁而靜鳴而幽乃其吟咏中景物也登其閣思人遂名之曰思賢予不才至郡且期矣日坐平政堂殫精神於案牘間不能使吏之不吾欺懼政之不平而有媿於斯堂也則登是閣而寓目焉思賢也訟理政平庶民安於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是將何術以致之此予之所以思亦後人之所宜思也語曰見賢思齊焉羣賢不復見矣悠悠我思於是乎書乾道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東嘉王某記

瀟洒齋記

思賢閣之下有齋方丈餘北鄉前有隙地僅一畝疊石百拳鑿沼一泓有喬木數株藤蔓絡之蒼然而古雜以桃李橘柚衆芳之植濃陰幽香清逼燕寢東望砌臺西接玉芝北臨郡圃隔以垣墻幽然有山林氣象宜琴宜棊宜飲酒賦詩簿書獄訟止於平政堂齋中不知也采文正范公郡齋即事詩名之曰瀟洒公初為睦州有瀟洒桐廬郡十詩郡人嘗以瀟洒名亭矣及為是州又有

齋中瀟洒過禪師句詩言志公所至以瀟洒見於詩章則胷中之瀟洒可知也讀郡齋詩至半雨黄華一江明月之句則知公之瀟洒於一齋矣讀桐廬十詩至使君無一事心共白雲空則知公之瀟洒於一郡矣讀區别妍媸削平禍亂之賦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記與萬言書則其正色立朝之風采仗鉞分閫之威名經世佐王之大畧是皆推胷中瀟洒之藴而見之於為天下國家之大者也讀嚴陵祠堂記至先生之

風山高水長又知公與子陵雖出處之迹不同易地則皆然山高水長非特子陵之瀟洒亦公之瀟洒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是以名齋乾道元年六月朔日東嘉王某記

夔州新修諸葛武侯祠堂記

益與夔皆祠諸葛丞相並見於杜少陵詩錦官城外栢森森者益也卧龍無首對江濆者夔也夔州永安縣據三峽上流水有瞿塘灔澦山有赤甲白鹽形勢險天下

丞相昔與先主屯兵講武控扼吳魏經營中原之所有八陣圖永安宮卧龍山遺迹在焉祀而廟食宜矣然祠在州之南隅地非爽塏巷無喬木堂廡庳陋丹青黝剥祀事弗嚴無異乎蟲蛇穿畫壁時僅免無首而已吁可歎也前帥紫微舍人張公震嘗立新祠於卧龍命緇徒奉之而城中之祠未暇修豈留以有待耶乾道改元某被命自番易夔時方匄祠力甚俄一夕夢觀八陣豈丞相精誠默有以告之十有一月至郡首謁祠下誅之以

文曰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父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小褱宇假令毋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宜許寧使英雄墮淚令古將畧非長庸史之語因命工葺之廟貌一新闢路植木榜其坊曰卧龍明年二月辛夘告成師同僚祀之嗚呼公之生也能使其君委國託孤而不疑其没也能使洶湧江流不轉千載之石然遺像缺落未嘗一出禍福以驚動之益足以見其聰明

正直不顯其靈於土木偶以求人之敬畏殆非柳之羅池比也今夔之二祠相繼鼎新郡人四時香火牲牢酒醴之奉有加而不怠盛德百世之祀益章可以一洗江瀆異代之耻無愧乎錦官城矣於是乎書七月二十七日永嘉王某記

寇忠愍公巴東祠記

詩言志非謂其必出於作者之手而後見其志也後之人有取於古詩一章一句而賦詠之亦足以見焉國朝

太平興國中冦莱公為巴東令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之句識者知其必大用然世知誦公詩而不知是詩本出於韋應物公取其七字析而增之應物雖能道是語而官止郡刺史不見於施設殆不過為詩人之詩而已及公取而用之則果能舟楫巨川是豈後人因其已試之效而為是附會之説耶蓋公雅存濟世之心與舟横野渡之意合正猶鄭七子之徒取風人之意而賦之言發諸口而肺肝之隱洞然可見志之善惡身

之吉凶禍福皆不逃趙孟之所料也公為是邑時年方
踰冠有愛在民世呼為冠巴東其後致身宰相踐其所
言景徳澶淵之功尤為雋偉方契丹入寇中外汹汹當
時茍從建議之臣幸蜀江南則塞馬不止於飲河洛而
三光五岳之氣必分公獨毅然決親征之策鑾輿一動
强敵敗走社稷安於泰山天下混一者二百年較其功
烈與傅岩之人任舟楫之寄中興有商未可得而輕重
然性素剛直不與物浮沉晩節為奸邪所擠流落南荒

以死天下至今哀之某頃過公安間枯竹再生處有祠在焉因賦詩弔之過巴東舊治訪其祠則已廢矣惟秋風亭尚存則又賦詩有不似公安之嘆尉王寧孫永嘉人也因命其建祠塑像寧孫即亭祠之既成以其圖來令毛君恕集公詩百餘篇并刻予詩以寄予平生欣慕公之為人每嘆靖康間復有如公者出則南北豈至於分裂耶公之事固予所樂書尚奚俟乎再三之請然巴東故祠廢而復興殘編斷藁散而復集江山增氣如公

更生雖發端於予而卒成就之者令與尉也皆不可以不書乾道二年八月朔永嘉王某記

唐質肅公祠記

予始聞夷陵巴東之名意其為邑必壯自親適其地則皆蕞爾邑巴東陋尤甚問其名之所以著曰昔寇萊公歐陽文忠公嘗令二邑地重以人非山川城郭人物之異于他邦也予因謁其祠訪其遺躅嘆息而去至夔一日登郡之東城城下臨奉節縣治問令俞君思然曰昔

宰是邑亦有如寇歐二公者乎令以唐質肅公對予曰是皇祐中為御史獨立敢言嘗疏論貴戚廷擊宰相以貶天下稱為真御史不敢斥其名而曰唐子方者乎熙寧中有言王臨川不可大用及參大政奮然與爭是非于天子前而氣不為之屈至不勝其忿而死天下至今稱為正人者乎吾夫子歎未見剛者唐公非剛者歟名節凛然固無媿乎忠愍決澶淵之策文忠移司諫之書也其令是邑有殊績異政故相張公天覺嘗筆之于墓

碑矣邑故有令如此而無祠非缺典歟令聞之慨然不
謀于僚不役于民即廳事之東隅易亭為祠求畫像於
江陵得之於故家丹青一新儼然如生觀者莫不起敬
如見其冠豸觸邪正色立廟時也且丐予記其事予謂
質肅公之高名大節固已特書大書于國史何以記為
然是邑賴公而重有不可不書者令蜀人擱滕先生子
也有家學治邑有能聲觀其所慕可以知其人矣乾道
二年六月永嘉王某記

夔州新遷諸葛武侯祠堂記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沿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于圖經者畧焉在隋唐時治白帝見于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于兹乎某涖事之初謁焉裴徊四顧敬想風烈嘆廟宇之弗稱他事未遑也首葺而新之且書其事于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汙渠糞壤混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蝎螾之所家非所以妥靈而崇祀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

臺下臨八陣圖登臺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八尾之勢究其在日北直郡倉倉故永安宫也據奕塏狀如屏宫之北有水曰清瀼瀉出乎兩山之間東入于江又東過灩澦入于峽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羣峯之外者白鹽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輸忠盡誠受遺立孤於是宫之中江流洶而石如故宫闕廢而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誠不亡宜於兩者之間祠之亦侯之志也遂與同僚謀而遷焉地初為節度推官宅徙

于他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斵而新之為堂五楹廡萬椽南門于臺又門于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厥丹青冕服用侯又塑闗張像翼于左右以諸作者詩文次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詩以祀之詞曰

白鹽峙天兮灔澦屹江風雲慘淡兮翶翔卧龍龍千秋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宫龍兮龍兮神其中望昭烈兮隔清瀼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惚恍儻虛空兮雲為馭臣東朝兮主西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

無古今儼闗張於左右兮一龍二虎祠有新故兮侯無重輕舍其故而新是卜兮邦人之情祠合于圖兮自今始祀事不絶兮有如此水

興化軍林氏重修旌表門閭記

乾道五年春三月直秘閣新福建路轉運副使林公孝澤自莆陽移書于清源守永嘉王某曰孝澤八世祖攢有至性唐正元間居母喪哀毀甚自運甓以葬廬于墓有白烏甘露之祥時則有歐陽四門詹黄處士璞述之

以文德宗詔立闕旌其先世大其門以侈之嘉祐紹興間因敝而修時則有紫微呂公夏卿令丞相陳公實為之記逮今二星餘不治且圮孝澤大懼衰瘁不克震耀其先而無以為子孫訓太守鍾離公松賢而樂善不待請慨然出公帑二十萬葺而新之因其舊而稍加焉莆陽故清源屬邑也孝澤之子寀猶子處皆君門下士幸為我記之某辭蕪陋未獲既而處來請益堅屬病未果夏六月又走書以督之某曰孝子之事傳于史丈于二

三大手筆矣奚俟乎鄙文若夫孝感之異天報之厚守臣風化之敦與公之顯揚爾祖者則宜有歌詩以發揚之詩曰

大哉孝為百行先通乎神明光普天聖經千有八百年亦以應感形諸篇李唐中葉貞元年有林孝子家莆田喪親五日食不咽手開坎室土自肩葬廬其傍護隧埏恨不殞身赴重泉天聽匪高應昭然瑞氣非雲亦非烟異香馥郁非蘭荃飴蜜匪甘珠匪圓賜中不晞明

且堅靈烏皓質來翩翩耳驚目駭觀肩駢使者胥來廉迹其阡露隨哭聲洒雲邊詔旌門閭綵賦蠲名書史冊光厥傳年垂四百家聲緜雲來蒲門業青緗世登桂籍香名聯八葉有孫壽而賢移以事君忠孝全黄堂主人職承宣愚新雙闕光厥前宋唐四傑雄文鐫奚止照耀莆山川要令四海皆參騫孰非人子宜勉旃

泉州新修北樓記

温陵之有北樓猶武昌之有南樓也樓閣臺榭之在天

下以南北名者多矣而二樓之名獨著得非因人而重邪南樓以庾公重北樓以歐陽四門重然庾有污人之塵君子恥道之不若歐陽氏以一代文傑聯名韓李諸公真足以重茲樓也予乾道四年冬十月至郡越數日策杖州宅之北有屋將壓邪衆木以支之詢之乃北樓也惕焉不敢睨矧敢登有碑塵如積漫不可讀乃四門所作之記歎息久之郡舍老而弊宜修者非一椽然莫急於茲樓也弟視事之始方問民疾苦土木之役非敢

先郡多颶風日惟傾覆是懼明年春二月建貢院秋八月落成得餘材始命工葺之冬十有一月丁卯董役者以訖工告與同僚三四輩登而四顧山川城郭之富盡在目中亦一州之壯觀也既與賦詩又為之詞曰

閩南有州北墉有樓靡侯肇謀發揮以文樓乃有聞歐陽四門載建載修克紹遠猷鄭呂二侯政和間鄭南建紹興間呂用中重修歲月浸久楹腐桷朽伊予來守偶歲之豐時定之中迺鳩爾工材即其餘費節其虛踰月如初泉山之狀桐

城之壯可登以望身焉南極心焉拱北守臣憂國匪遨匪遊風觀瘼求守臣登樓民淳俗樸菑害不作登焉斯樂風俗情媮閭閻恨愁登焉則憂居而官理登時民喜登斯無愧

讀禮堂記

為士者未嘗不讀書然知真讀書者鮮能讀而不能行是猶鳳鳴而鷙翰雖胷中有萬卷身為行秘書謂之不能讀可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由也孔門高弟

號為有聞豈以書為不足讀耶必時人有能讀而不能
行者與不讀同葢有激而云然由之言非所以為訓故
夫子疾之書之難讀者莫如喪葬之禮非難讀也不素
讀也為人子者親方在堂諱聞不祥之言兒時入小學
從句讀之師誦十八章之經至喪親章則或置而不授
少長讀禮記凡喪葬之篇則掩卷而不忍讀一旦遭荒
迷之變瞢然不知有直情徑行者矣豈復知品節斯事
之謂邪聖人著之禮經以詔人子曰未葬讀喪禮既葬

讀祭禮非徒讀之正欲使之尊所聞行所知賢智者不至於過愚不肖勉強而跂及焉莆田蔣君元肅好古而能文於書無所不讀嘉親之享年而榮其生封也名堂曰蘊仁鄉黨歆豔之其執親之喪也又名堂曰讀禮養生喪死無憾可謂知真讀書矣昔吾夫子語門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子思習聞家學以禮葬親四方於是乎觀焉滕文公問禮於孟子行三年之喪於戰國禮廢之時而弔者大悅禮之不可已也

如此元肅於禮既飽讀而躬行之又以是而教學者南方多士其有立於禮乎然禮雜出於諸儒之手未必皆合聖人制作之意元肅既講習討論之宜削其不合者使禮記為全經斯有功於名教矣豈止誦讀云乎哉乾道六年三月永嘉王某記

廣州重建學記

聖人之道合內外初無華夷邇遐之間不幸無時與位道不得而行必待後世右文之主儒學名世之臣以主

盟吾道樂育人才為已任然後斯文有傳與王化並遐
吾夫子以天縱將聖生於晚周之魯木鐸之教止行乎
洙泗三千之徒所過之化僅及於歷聘七十二國爾嘗
慨然欲居九夷淺人不知其志詆以為陋嗚呼使夫子
居之何異坐杏壇之上化魋結為冠裳變鴂舌為絃歌
濟濟洋洋是亦鄒魯也何陋之有𡸁漢李唐之君尚文
崇儒文翁常衮以儒為郡咸能興學官登諸生授以詩
書丕變蜀閩同風洙泗惟南粵去王都為最遠至仁如

唐虞有所不能柔漢晉隋唐間雖號為一統然德薄化淺聲教不能暨朔南岳牧名臣雖清白如吳隱之剛正如宋廣平咸著治績而庠序之事闕焉是宜衷衣博帶射策决科之士不能與閩蜀侔盛也宋興混一海宇臣妾僭偽南海四世之聮面縛闕下赦而不誅變汙染之俗為禮義之地慶歷間詔天下立學番禺僅能修夫子廟以應故事至皇祐間始建學于郡之東南隅熈寧初徙於西紹聖初守臣章楶改創新學然規模未宏不足

以容多士與雄大之府弗稱乾道三年詔前右正言龔
公茂良自憲臺為方伯下車之初務先風化明年春上
丁釋奠于先聖先師顧瞻祠宇庳陋楹桷頹圮繪像不
如禮豆籩簠簋無餘地可陳廊廡迫隘至不容折旋講
肄之所去殿庭不咫尺升者病之喟然謂諸生曰治孰
有急於此乎於是始議改造即番山之址以為堂閣御
書於其上東西十一筵南北九之庭之下什伯其初增
闢兩廡倍其舊六齋對峙前繪從祀像置番禺南海二

縣學于後惟大成殿仍舊規而加葺之藻飾煥然侈於他所門以櫺星繚以周垣大江横其前協泮水之制費出給賞公庫撙節之數憲漕舶三司助以羡緡斂不及民經始於夏四月訖工於日南至行釋菜鄉飲禮以落之明年公召還道溫陵謂守臣王某曰公為我記其畧某與公甞同事史館稔知其為人貌和氣平葢一謹厚者耳及為天子言事官正色立朝排姦儉甚力視棄官爵如脫弊屣至今朝野語正人必稱公出典大藩又能

行其所學不鄙夷遐方僻壤之民廣儒宫以敎之可謂
儒者矣郡博士日與諸生登忠恕堂明一貫之道講論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於正心誠意閒移孝為忠盡臣
子之大節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賢師帥所以敎化作成
者異日揚王庭立名節姓名光史册如張曲江姜日南
余襄公者不一而足又豈止讀紙上語工文詞取科第
抗衡上國而已哉於是乎書公字實之與化人今為江
西帥云乾道七年正月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王槩記

梅溪後集卷二十六

梅溪後集卷二十七

宋 王十朋 撰

雜文

游天衣詩序

紹興戊寅冬十有一月己卯日南至後二日游天衣者八人皆前進士宦游于越者黎明戒裝集于賀監之故居天氣既佳愛日初長籃輿出蠡城之南道乎稽山之

陰徉徜乎秦望鑑湖千岩萬壑之間有松陰十里林麓靜深山轉徑迂烟靄出沒初行若迷俄有鍾磬聲出乎翠微之端蓋天衣寺也十峯堆秀雙澗涵碧朝陽法華二峯尤蒼然嶄絶乎其中寺有唐人李泰和徐季海元微之白樂天李公垂諸作者詩文其碑刻尚無恙有化身普賢飛來銅像蕭梁衣鉢雙扃故事緇徒頗能道之方杖屨尋幽有府吏將使君之命餉以百榼既拜賜有舉杯而言者曰今日之集蓋不偶然也昔王謝蘭亭之

遊羣賢少長畢集可謂雅會矣然賦詩不就者十有六人豈若吾儕臭味之同游從之勝乎白衣之來非王弘之酒乃楚元之醴也歡其可以不記於是舉白飛觴唱酬交作雜以諧笑咸有餘適僧有勸游雲門者夕陽薄山遂不果往乃舍車聯騎探梅而還晚集于泮宮飲文字也初登山某首賦一章同行即席而和既而吟詠者多不記篇目遂列書于招提諸公命某序之

送喻叔奇尉廣德序

韓退之之留孟東野也其詩有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其初疑退之之言為夸及觀城南諸聯句豪健險怪其筆力略相當使李杜復生未必不引避路鞭也然後知復躡之語為非過又讀其末章有曰吾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別離無由逢於是又知二公心相知氣味相得至欲相與為雲龍而不忍有離別真可謂古之善交者某丙子冬與繡川喻叔奇同舍

上庠一見如故明年同登太常第又明年贊幕會稽叔
奇來游大帥王公嘉其爲人屈以攝職予遂獲朝夕焉
論文賦詩相得愈厚盍簪纔百日唱和無慮百數篇叔
奇之詩清新雅健有晉宋風味得韓公之豪無東野之
寒予不逮遠甚然予二人者有唱必酬殆亡虛日樽酒
細論文之外語不及他亦庶幾復躡古作者蹤矣會叔
奇赴官桐川行甚遽予惆然惜别行觴既闌驪駒在門
於是誦醉留之篇歌雲龍之句以贈之至若清白以處

已忠勤以涖事不枉道苟合以干進茲固叔奇素學而優為者亦其之所素期而深望者姑小試於筮仕之初奉吕周旋於終身出處行藏之際其為復躡古人之蹤又不止乎絺章繪句間也叔奇勉之紹興戊寅吉日東嘉王某序

送葉秀才序

吾鄉論理之學甲於東南先生長者聞道於前以其師友之淵源見於言語文字間無非本乎子思之中庸孟

子之自得以詔後學士子羣居學校戰藝場屋筆橫渠
而口伊洛者紛如也取科第登仕籍富貴其身光大其
門者往往多自此塗出可謂盛矣然君子之學為道小
人之學為利談誼理而媒青紫果為道乎為利乎吾聞
洙泗之徒有堂堂乎張者欲學干祿夫子不以其祿之
不可干而闢之也而告之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
矣古人之學也謹言行而祿自至修天爵而人爵自從
所謂誼理者在是予假守楚東鄉人葉生處和者亦客

游是邦每暇日過予於郡齋音琅然而可聽議論粲然而成文仰其所蘊皆吾鄉師友淵源之學也處和早喪二親能刻苦自立友愛諸弟急難之念不頃刻忘懷其於所學豈口耳云者今將之武林就秋試求贈言以行吾謂生之學問議論文采取一第不足道贈人以言而勉之科第是亦利而已矣何異市井相與言耶若夫謹言行而禄在其中修天爵而人爵從孔孟所謂義理者在是恩子之第雖不足道亦不能外是而得之也敢不

以告乾道乙酉五月二十五日永嘉王某序

蔡端明文集序

文以氣為主非天下之剛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傑然自名於世者亡幾非文不足也無剛氣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氣而發為七篇仁義之書韓子以忠犯逆鱗勇叱三軍之氣而發為日光玉潔表裏六經之文故孟子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而韓子觝排異端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下皆氣使

之然也若二子者非天下之至剛者歟國朝四葉文章尤盛歐陽文忠公徂徠先生石守道河南尹公師魯莆陽蔡公君謨皆所謂傑然者文忠之文追配韓子其剛氣所激尤見於責高司諫書徂徠之氣則見於慶歷聖德頌師魯則見於顧與范文正同貶之書君謨則見於四賢一不肖詩嗚呼使四君子者生於吾夫子時則必無未見剛之歎而乃同出於吾仁祖治平醇厚之世何其盛歟夫以臺諫之風釆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自侍從

而下奔走伺候其門者紛然也文正鄱陽之貶余尹歐
既與之同罪矣蔡公乃於四賢相繼黜謫之後形於歌
詩而斥爲不肖羞其見搢紳之面而辱甚市朝之撻則
公之剛又可知也某初見其詩於張唐英所擬仁宗政
要甚歆慕之其後見公文集乃沒而不載竊以爲恨乾
道四年冬得郡温陵道出莆田望公故居裴回顧嘆而
不忍去入境訪公遺迹則首見所謂萬安橋者與大書
深刻之記爭雄且深惜其有濟川之才而不至於大用

登愛松堂九日山則又見公之詩與其真蹟猶在凜然
有生意如見其正顔色坐黄堂時也蓋公至和嘉祐間
甞兩守是邦至今泉人稱太守之賢者必以公為首求
其遺文則郡與學皆無之可謂缺典矣於是移書興化
守鍾離君松傅君自得訪於故家而得其善本教授蔣
君雝與公同邑而深慕其為人手校正之鋟板於郡庠
得古律詩三百七十奏議六十四雜文五百八十四而
以四賢一不肖詩置諸卷首與奏議之切直僣所不載

者悉編之比他集爲最全且屬予序之予曰端明公文章文忠公甞稱其清遒粹美後雖有善文詞好議論者莫能改是評也予復何云然竊謂文以氣爲主而公之詩文實出於氣之剛入則爲謇諤之臣出則爲神明之政無非是氣之所寓學之者宜先涵養吾胷中之浩然則發而爲文章事業庶幾無媿於公云五年十月永嘉王某敘

跋陳忠肅公手帖

忠肅公心畫勁健類其為人公孫德齡予同年也文翰有家法他日必能嗣其風烈紹興辛巳孟冬

跋季仲默詩

仲默予姑之子也與予同年生少予二十日自總角同筆硯相得最甚弱冠從林先生師禹於金谿時大梁孫皜子尚游吾鄉年少有俊才能歌詩予二人辱與之交遂各出所作詩編為集閱歲既久謂已失之至隆興甲申夏四月壬戌予兒闓詩暴蠹書得舊稿遺墨如故而

子尚在鬼録已二十餘年仲默化去亦一星終矣予流涕讀之仲默詩雖不多然皆憂國傷時慷慨奇男子語使天假之年有禄位于朝攄其素蘊決不為脂韋軟熟輩也舊游從者八人有八叟之號仲默號勁叟其後劉全之鎮方叔毛宏叔度與予皆相繼廡忝禄位仲默才氣不在人下獨不霑一命而死悲夫予因録其詩詞凡二十六首及予和仲默與孫子尚姜渭叟二詩于後示其子徽俾家藏之以貽後人

跋温公帖

温公盛德大業非東坡大手筆不能形容措國於泰山之安令於流水之原後人欲識元祐之治其大要如此乾道乙酉後重陽六日

又

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覲宣仁所問温公所對可謂各盡要道真堯舜君臣也乾道改元後重陽一日

跋二劉帖

二劉先生直諒多聞如西京子政歆輩不足多也敬觀心畫如見偉人丁亥十二月書

跋王僉判植詩

秦氏以國事讎非和也三綱五常之道滅矣何足以語春秋當時士大夫能力爭者無幾惟胡君邦衡慨上請劍之書至今讀之令人增氣且令後世不謂我宋無人可謂有功於名敎矣王君十詩引春秋尊王以譏切時

事邇矣然於邦衡詆為小吏寡謀豈詩人之語固自有深意耶乾道三年七月十四日書

跋余襄公帖

某自幼知慕四賢之為人頃守番陽祠范文正公而記之過夷陵謁歐陽文忠公祠而賦詩有慶厯四賢今見兩之句兹至鄂渚又獲觀余襄公之勁畫如見其風采動朝端時亦足以慰平生之所慕矣

跋馮員仲帖

員仲天下士也負有用之才懷許國之忠而不獲究其萬一命矣夫雖困於讒而死於不幸然知己數公皆一代之傑亦可以無憾矣其徒陳君季習出示詩文手帖流涕讀之乾道三年六月

跋霍懷州傳

予每嘆金人之禍中原比唐安史之亂為甚唐守土之臣死事者頗多靖康間獨寂寥無聞何耶今始見何子應作霍懷州傳捨生取義名節凜然可與睢陽二公同

稱烈丈夫矣丁卯四月

跋王夷仲送行詩軸

夷仲校書予同年兄也政事文章皆過人一等三年間兩見之于雙溪慷慨論世事相勉必以名節予守夔知夷仲游道山同年梁介子紹過夔得其書梁論館閣人才以夷仲為稱首既而以勇退聞夷仲之退豈果為病邪嗚呼萬里面目書墨猶未乾而夷仲死矣其子過雲川出館中送行詩讀之流涕端人不易得非區區交友

之私也乾道三年十月十日書

跋杜祁公帖

杜正獻公號清白宰相見其心畫令人起敬如見其正色立朝時也乾道戊子孟夏書

跋蔣元肅夢仙賦

樸卿子作夢仙賦詞新意古超出翰墨蹊徑外蓋司馬長卿賦大人李太白大鵬之類可謂飄飄有凌雲氣宜與神游於八極之表也然予鄙陋之文何足以當之其

亂曰讀故書期以十年乃敢請所未見非樸鄉自謂也蓋勉予所未至抑亦詞人勸百諷一之旨耶乾道己丑八月二十二日

跋張侍郎帖

張公子韶一代儒宗學者所共尊仰某恨不識之吾鄉陳君開祖以學問文采受知於公為最厚其子出示手帖二十紙凛然正直之氣見於詞翰間愛其人敬其書携以適閩久而後歸之乾道己丑十月二日

跋嚴伯威墨蹟

僧嚴公字伯威温州樂清人予祖母賈氏兄也性敏悟道行孤潔學兼禪教為緇林所推重州郡迫以住持終身不就博通儒學尤工詩文識者謂不減惠勤道潛之流第無知己如歐蘇二鉅公耳遊戲翰墨亦極其妙每片紙出人爭寶之有集曰潛澗卒于政和壬辰至乾道己丑五十有八年矣有横陽章彬秀才得其所書唐宋詩八幅至泉南以獻予郡博士蔣君雍見而奇之請刋

于泮宫以廣其傳陳教授登予同年進士最善書亦謂近世所無也冬十一月戊午書

跋孫尚書張紫微帖

孫公尚書四朝文傑張公紫微當代才子孫尤長於簡尺張翰墨妙天下某晚輩恨不識尚書公比守霅川得公二書時年幾九十而詞源筆力不衰如此張帥長沙某移書求貢院字筆畫雄健用於湖泉二州覩者壯之其所答書詞翰俱絶明年二公皆在鬼録某既不獲膽

尚書之履又嗟紫微郎之不永世見其蹟思其人軸而藏之欲刻未果石似之察判見而喜之假之以歸刋於其家以廣其傳可謂樂善好事矣乾道六年三月庚午書于泉南郡齋

日義堂銘

郎莫君子蒙將漕湖北求堂名於過客王某以日義名之銘曰

部使者之職莫重於計臺居是職者以桑大夫之心計

劉士安之鞭算為善理財一於財而不以義特聚斂之臣爾非特為民之蠹是亦為身之災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居是職坐是堂而無媿是名者其賢矣哉

鑑湖說上

東坡先生嘗謂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目某亦謂越之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胃目翳則不可以視腸胃秘則不可以生二湖之在東南皆不可以不治而鑑湖之利害為尤重昔東漢太守馬臻之開是湖也在會稽山陰二

縣界中周回三百五十餘里溉田九千餘頃湖高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歸田水多則泄田歸海故會稽山陰無荒廢之田無水旱之患者以此自漢永和以來更六朝之有江東西晉隋唐之有天下與夫五代錢氏之為國有而治之莫敢廢也千有餘年之間民受其利博矣久矣至國朝之興始有盜湖為田者然其害猶微盜於祥符者纔一十七戸至慶歷間為田四頃而已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切責州縣使復田為湖自

是而後官吏因循禁防不謹姦弊日起侵盜愈多至于治平熙寧間盜而田之者凡八千餘戸為田蓋七百餘頃而湖寖廢矣然官亦未嘗不禁而民亦未敢公然盜之也政和末有小人為州内交權幸專務為應奉之計遂建議廢湖為田而歲輸其所入于京師自是姦民豪族公侵强據無復忌憚所謂鑑湖者僅存其名而水旱災傷之患無歲無之矣今占湖為田蓋二千三百餘頃歲得租米六萬餘石為官吏者徒見夫六萬石之利於

公家也而不知九千頃之被其害也知九千頃之歲被其害而已而不知廢湖為田其害不止於九千頃而已也蓋鑑湖之開有三大利廢湖為田有三大害山陰會稽昔無水旱之患者鑑湖之利也今則無歲無災傷蓋天之大水旱不常有也至若小水旱何歲無之自廢湖而為田每歲雨稍多則田已淹沒晴未久而湖已枯竭矣說者以為水旱之患雖及於九千頃之田而公家實受湖田六萬石之入嗚呼其亦未之思也夫災必訴訴

必檢檢必放得湖田之租失常賦之入所得所失相去幾何官失常賦而以湖田補折之猶可也九千頃之民田其所失者不可計其何以補折之耶王者以天下為家其常賦所入亦廣矣豈利夫六萬石之入而以病民耶況湖田之入在今日雖饒而他日亦將同九千頃而病矣使湖盡廢而為田則湖之為田者其可耕乎今之告水旱之病者不獨九千頃之田也雖湖田亦告病也況他無鑑湖則九千頃之膏腴與六萬石所入之湖田

皆化為黄茅白葦之場矣越人何以為生耶此其為大害一也鑑湖三百五十八里之中蓄諸山三十六源之水歲雖大澇而水不能病越者以湖能受之也今湖廢而為田三十六源之水無呑納之地萬一遇積雨浸淫平原出水洪流滔天之歲湖不能納水無所歸則必有漂廬舍敗城郭魚人民之患嘗聞紹興十有八年越大水五雲門都泗堰水高一丈城之不壊者幸也假令他日湖廢不止於今而大水甚於往歲則其為害當如何

北廢湖為田其為大害二也自越之有鑑湖也歲無水旱而民足於衣食故其俗號為易治何以知其然也以守令而知之也自東都以來守會稽令山陰者多以循吏稱見於史傳者不可一二舉也非昔之守令皆賢也葢民居樂歲之中室家温飽民之為善也易爾比年以來獄訟繁興人民流亡盜賊多有皆起於無年去秋災傷之訟山陰會稽為尤多非昔之民皆善良今之民皆頑鄙也葢禮義生於飽煖盜賊起於饑寒其勢不

得不然耳此廢湖為田不獨九千頃受其病獄訟之所以興人民之所以流盜賊之所以生皆此之由其為大害三也自祥符慶歷至今建復湖之議者多矣而湖卒不能復非湖之不可復也蓋異議者有以揺之也異議得以揺之者蓋亦建議者之未能深究夫利害焉耳建議者曰廢湖為田則九千頃被水旱之害湖不可以不復異議者曰九千頃雖被水旱之害而常賦不盡失以湖為田而官又得湖田之利為多湖雖廢而何害且多

為異說以揺之此建議者之言卒奪夫浮議者之口使建議者灼然知夫三大利害之所在以折夫異議者之云云則復田為湖有不可得而已也

鑑湖說下

夫廢湖為田有三大害復田為湖有三大利湖固不可以不復也然亦有三難揺於異議一難也工多費廣二難也郡守數易三難也今之占湖為田者皆權勢之家豪强之族也侵耕盜種為日已久一旦欲奪而復之彼

必游談聚議妄陳利害曰勞民也費財也失官租也有科率之擾也無積土之地也爭為異說以沮害之官吏方踰於因循苟且之習復為氣力多口舌者之所動移而欲兾戌功於歲月之久可乎此揺於異議一難也昔人常計濬湖之工矣日役五千人濬至五尺當十五歲而畢至三尺當九歲而畢張伯玉之說夫用工如此之多歷年如此之久其為費如何今越不濬湖而財用猶不給況興至大之役有不費之蔡耶此工多用廣二難也守

令之於郡邑久任則可以立事數易則不能成功况鑑湖之開非一歲一時之所能畢令之為守者或一歲而遂遷或半歲而遽易湖之利害不暇問焉能知不能知遑暇治其間慨然有志於開復者功未及施而去計已迫矣後來者所見不同復變前議以數易之守而欲興浩大悠久之役可乎此郡守數易三難也湖有三不可不開而厄於三難開是終無策以開之耶某竊謂欲遏浮議則不可不白利害於朝廷主之雖異議紛然但莫之

卹可也如向者經界之行於天下固有不樂其事而欲動揺之者多矣然經界卒行而民受其利葢朝廷主之則事無不可成者況一鑑湖耶彼異議者不過曰勞民費財耳夫勞民費財興無用不急之務則不可如鑑湖之利害如此謂之無用不急可乎自湖之廢也歲多災傷細民艱食今於農事之隙募民濬治官出財民出力兩有所利民雖勞而不憚財雖糜而不虛矣彼不過曰官失湖田之租民有科率之擾夫鑑湖之開千有餘歲

矣昔無湖田之租有國者不以不足為病豈今日獨少此耶況湖旣復而民利興災傷不作而常賦不失民無凶荒之訴官無檢放之患較其所得與今孰多至若錢米之費當一出於官而不取於民竹木之具雖資之於民而盡酬其直胥吏都有從而擾民者則嚴法令以治之尚何科率之憂耶越人多謂湖可開也而土無所歸是不難積其泥塗以為丘阜昔吳長文常論之矣今湖之側曠地固多擇其利便隨其遠近而丘阜之土非所

患也欲沮濬湖之計者不過數者之說而皆有以取之尚何浮議之卹耶謂日役五千人濬至五尺十五歲而畢者蓋通三百五十里之間而計之也某謂今之濬湖固未能舉三百五十里之內而盡復之也湖自熙寧以來建議者立兩存之說有牌內牌外之限今牌尚存而牌內亦盜而為田矣為今日計者當先復牌內之湖其用工固有間自牌之外當以漸治之可也所費之財自本府經畫外又當請於朝乞每歲湖田所入之米以為

雇工興役之費朝廷捐六萬石之米不足以為多寡越得凡以辦事則沛然有餘矣欲復田為湖必當避以歲月之久有以興之役無久任之守以主之則異議一摇而事必中輟是又當請於朝置開湖一司於越命守倅帶提舉主管之職如勸農學事之類又命二知縣分董之（舊曰會稽山陰知縣皆帶提舉鑑湖事）守既職其事則必任其責雖遷易不常而後來者不得不繼非正銜同也蓋職使然也又有倅終任以管其事令終任以董其役則責有所歸

又命監司督察賞罰之俟湖成之日凡主其事董其役者皆次第加賞如是則湖不患其不復也昔論復湖之利害者多矣莫如曾子固子固之言曰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固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使湖盡廢則湖田亦旱矣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辦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矣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蔣堂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閘

縱之法杜杞欲痛絶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杜杞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與提點刑獄吳奎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吳奎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又皆有法矣張伯玉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幾何為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張伯玉欲知濬湖之塗泥積之何所吳奎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撼揺役夫内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張伯玉又已論之矣子固誠能收衆説而攷其可否用

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子固昔嘗倅越知鑑湖之利害為詳而其言有足取者故并記其畧有能舉行子固之言而不棄某之兩則湖庶乎其可復不然姑存其說以俟馬太守再生可也

別院省試策問二首

問自古帝王圖天下之大業必貴乎好謀而能斷謀固不易而斷為尤難謀之於新固不若謀於舊也然孫權

之拒曹操吳人以衆寡不敵為憂張昭為定策舊臣乃勸權迎之果從其謀其能成赤壁之功建鼎峙之國乎謀之於寡固不若謀於衆也然憲宗之伐淮蔡卿士莫隨於議伐之初小大並疑於既伐之後使帝惑羣議而不任忠臣其能成破賊之功振唐室之威令乎謀之於少固不若謀之於老也然世宗欲親征劉旻馮道以四代之老力諫其行果從其謀其能成高平之捷而北取三關乎謀之於下固不若謀之於左右大臣也然澶淵

之役大臣有欲避其鋒而勸幸吴蜀者當時苟從其謀天下幾何其不分裂乎夫國有大疑謀之於舊謀之於衆謀之於老謀之於大臣可也彼三闕章聖皇帝乃違其所宜從之謀而以之取勝何耶豈羣謀有不足取而斷之以獨見之明耶抑當時運籌幃幄之臣固有出人意表者耶恭惟主上以聖德受禪天下同心戴之遠近荒遠尚敢不恭天地神人罔不憤惌疆埸之事上貽宵旰之憂議者謂欲興師以拒之命將以

伐之耶則有以力非其敵如吳人之懼魏唐人之慮淮蔡者謂宜親屈萬乘以征之耶則又慮策非萬全必有異議如顯德景德之臣者彼其心皆出於憂國特其所見有不同持不同之論而紛然於人主之前則謀將孰從而斷將安出耶諸君抱畎畆惓惓之忠久矣必有奇策可以濟世羣試春官葢得言之秋也願詳論前古好謀能斷之君其事孰可行於今者有司將采而獻焉以賛雄斷

問非建功立名之士無以排禍亂而闢土疆非守節死義之士又無以折姦邪而扶持宗社二者皆有國之所急不可不兼崇而並尚也議者謂西漢有功名而無節義東漢有節義而無功名兼之者其三國人才乎抑嘗即固瞧壽之史而攷之三者之說似非至論西京有折而不撓號近古社稷臣者有寢淮南之謀懷畎畝之志者非節義與東都有感會風雲上應列宿者有舉空朝廷投筆取封侯者非功名與三國人才固多矣傑然乎

其間者殆不過數子蜀諸葛亮固天下竒才也然史氏謂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兵機將畧非其所長功名亦少貶矣魏荀彧固有王佐風也然論者譏其協規曹氏以傾漢祚機鑒先識未充其志節義亦少貶矣吴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智畧俱可稱也然或謂赤壁之役瑜獲虚名荆州之借乃肅之短功名節義又果能兼之否謂西漢無節義東漢無功名非厚誣與謂三國兼兩漢所長非溢美與我祖宗之世人才輩

出功名節義為兩全視兩漢三國為遠過自艱難以來不惟兼全者無能以所長見稱亦幾視兩漢三國為有媿主上側席求賢共圖恢復正有志之士建功立節之秋也敢問何以排禍亂而復土疆何以折姦謀而扶宗社死者可作其誰與歸願摭前史并國朝人才而併論之將以觀諸君筮仕之志

經筵故事

唐書魏徵傳太宗問徵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

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闕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偏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臣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人君以一人之聰明接衆多之臣下共鯀趙高朱异虞世基之徒世未

嘗無然靜言庸違不能惑堯舜之君壅閉不聞乃能亂秦梁隋之國者豈不在乎兼聽偏信之殊耶人君初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亦未嘗不欲用君子而去小人然君子卒不能用小人卒不能去者蓋君子獨立而無助小人植黨以自私人君將用一君子羣小人懼其不便於已也必巧為飛謗以中傷之將去一小人羣小人懼其失所依也必巧為遊言而陰為之地人君將訪之左右之人耶左右之人未必不如齊人

之毁即墨而譽阿大夫也將訪之百官耶百官之中未必不如八司馬之譽王叔文也將訪之耳目之臣耶耳目之臣又未必不有頟叩龍墀如劉棲楚之黨李逢吉也將訪之元老大臣耶元老大臣又未必不陰有所畏私欲納交如張禹之黨王鳳也遂使人君聰明惑亂心無所主君子將用而復舍小人將舍而反用小人之黨日熾君子之勢益孤卒至於在位皆小人而空國無君子人主孤立而不自知天下未有

不為秦為梁為隋者其始起於偏信之私其終至於禍亂危亡而不可救可不戒哉此四門不可以不闢四目不可以不明四聰不可以不達心術不可以不正君子小人不可以不擇也

唐書李絳傳憲宗嘗對絳稱太宗明皇之盛朕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媿謚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欽而信無使小人叅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

不肖與焉去宦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宫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司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羣等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

臣曰有賢君無賢臣不可以致治有賢臣無賢君亦不可以致治惟臣主俱賢然後可以相與大有為觀

憲宗所問與李絳所對可謂臣主俱賢矣帝承肅代德順頽弊委靡之餘慨然有意貞觀開元之盛絳所陳皆切一時終戒之曰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天資英武推誠聽諫聞絳之言而欲書紳非飾虛詞以面褒之而已退能斷然而力行之内任忠賢外誅僭叛唐之威令至於復振皆絳言有以啟之嘗欲相絳宦者吐突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遂出璀而用絳不疑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

絳故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唯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又嘗對左右稱絳言骨鯁為真宰相非絳之忠讜不能盡言以啓沃非帝剛明果斷亦豈能受盡言而用之凡絳所言無一不行卒能與太宗明皇號為唐室三宗盛哉使帝能終始行絳言不以小人而參君子不與不肖而與賢不退絳而進承璀不罷裴度而用皇甫鎛中興之業寧有不終耶臣竊謂致治之君不可不聽諫不可不用賢尤不可不

力行又不可不始終如一也

經筵講義

春秋

僖公

臣聞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也莊公既没魯有内難子般閔公相繼遇禍季友以僖公適邾遂入而立之僖公即位首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史克作駉詩以頌之能用賢相君臣有道史克

作有駜以頌之能修泮宫以服淮夷作泮水以頌之能復周公之土宇作閟宫以頌之僖在春秋十二公中最為有道而享國亦長臣竊謂魯之有僖公猶周之有宣王也宣王能復文武之境土中興周室見於大小雅僖公能復周公伯禽之業中興魯國見於四頌仲尼删詩而有取焉者葢以宣王僖公之事有可以為法於後世也然詩頌僖公如此為春秋猶不免乎譏何耶春秋之法責賢者備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不書即位繼故也春秋之法繼正而書即位者正也繼正而不書即位是不自正也隱公是也繼故而不書即位者亦正也繼故而書即位必有大惡也桓公宣公是也僖公繼閔公之難故不書即位以見正人君能正其始斯能正其終正始之道必先正其心念慮云為不可以不正視聽言動不可以不正出入起居不可以不正左右前後不可以不正以之正

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四方其身既正罔敢不正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請救邢桓公從管仲之言於閔元年救之今又救之春秋惡用兵至書救則善之也惡中國相侵伐至遏暴亂則與之也齊侯往年雖救邢而不能卻狄者由齊侯不親往也故書曰齊人救邢今三國皆稱師者

非將尊師衆也必三國之君在焉然不曰齊侯宋公曹伯者不以救邢之師與齊侯也救者善也其曰不以救邢之師與齊侯何也狄人伐邢閱三歲矣往雖救之而不親往令雖親往又不急造其國以救之方且次于聶北有逗留觀望之意致邢為狄所逐遷于夷儀齊侯雖有救患之仁心而無急義之大勇故春秋雖書救以善之又書次以譏之由是見聖人之心急於遏暴亂而救中國也

小學講

論語

昔孔子以天縱之聖講道洙泗之間羣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蓋三千人弟子記其善言善行謂之論語垂諸後世與六經並傳欲修身者不可不知是書欲事親者不可不知是書欲事君者不可不知是書欲治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知是書是書者造道入德之門户窮理盡性之本原也學是書者當自正心誠意始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人不可以不學故論語二十篇以學為首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弟子首記夫子之言曰學而時習之時者何人生十年曰幼學夫子年十有五而志於學自十歲以上學之時也十五以上尤不可不志於學也學以時而習則積不以時而習則荒學而時

習之則理有所明而心有所見故説説者自内言之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今有朋焉來自遠方相與講習有直諒多聞之益故樂樂者自外言之也故學以時則心志通朋來自遠則名譽彰宜為人所知也而有不知者焉在常人之情知則喜不知則愠喜愠生於知不知其為人也亦小矣君子學足乎已而所樂在内初不恤乎人之知不知此人不知而不愠所以為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者孔子弟子有若也孔子没弟子思之以有若貌類聖人嘗以事孔子之禮事之矣故有若亦以子稱於論語善事親為孝善事兄為弟孝弟者閨門之懿百行之先也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擴而充之至於格上下通神明凖四海未有不本於此者堯舜古之盛帝其道至大也孟子稱

之曰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不止於孝弟然其所以巍巍蕩蕩後世莫及者蓋由其以孝弟擴而充之也夫理一而已舉斯心而加諸彼則孝弟者為臣必忠為子必順小則必不好犯上大則必不至作亂蓋理之必然所謂犯上者如少凌長小加大之類是也玆固孝弟者之所不為然臣之事君有犯無隱君或有過不得不犯顏而諫則所謂犯上者固亦有之是蓋出於不得已非其心之所好故曰好犯上者鮮矣至

若好作亂則必無之理故曰未之有也所謂作亂者非必稱兵畔逆然後謂之作亂也凡事君不忠者皆可謂之作亂朋姦罔上謂之作亂可也蠹國害民謂之作亂可也盜國家之名器者謂之作亂可也竊人主之福威者謂之作亂可也作者蓋厲階已生而有必亂之理在家則為賊子在國則為亂臣此固孝弟者之大罪人其心必不好之亦理之必然也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古之學者為己非止乎為己也學既足乎己行其所學斯可以為人故先之以學次之以為政學與政非二物顧所學者如何爾學帝王仁義之術則為德政學霸者刑名之術則為刑政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一也為政以德是帝王仁義之學也非修德於為政之時行所學於為政之時耳正其身而天下自歸故譬之北辰北辰嘗居其所而衆星咸拱人君以德為政

無爲而治而天下共尊古之人有行之者堯舜禹湯

文武是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璞釋之曰北極

天之中以正四時以其居天之中故曰極以其能正

四時故曰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宫太極星其一明者

太一之常居也是之謂北辰或以北斗爲北辰非矣

梅溪後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梅溪後集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孟啟疆

梅溪後集卷二十八

宋 王十朋 撰

祝文

饒州謁顔范祠文

二公名節百世所師俱臨是邦遺愛猶在死者可作非公孰歸某濫竊郡符獲瞻祠像太山北斗心實慕之視事之初敢不躬告

顔范新祠成奉安祝文

番陽九賢咸有善政文忠之忠文正之正九賢之中於斯為盛祠宇一新丹青輝映凛然如生尚餘剛勁以激忠義以讋邪佞福我邦人不禱而應不水不旱無兵無病血食萬年孰敢不敬祀事之初神乎其聽

夔州謁文宣王廟文

惟夫子之道一以貫亦奚間乎邇遐不陋九夷而欲居行乎蠻貊如一家今坤維文物之富人才之盛有洙泗

風而無媿於諸華茍非聖教之旁達豈一文翁能化之耶某一介書生蒙恩師巴媿無果達藝之才可以從政而亦粗知富庶教之何加若夫事賢友仁與學道而愛人也固不敢不勉所欲與諸生共勉者曰忠曰孝曰恩無邪

謁昭烈廟文

嗚呼東都之季盜竊神器分鼎者三帝乃劉氏有高皇度有光武氣有王佐臣無中原地以區區蜀抗大國二

天厭漢德壯圖弗遂功雖少貶四海歸義永安故宮遺迹可記君臣有廟英雄隮淚歲月浸遠棟宇莫治某來守是邦過而興喟一新廟貌薄薦蔽蔵旁觀八陣細讀三志我雖有酒不祀曹魏

謁武侯廟文

丞相忠武蜀之伊吕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小寰宇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可

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畧非長庸史之語某受命天子來帥茲土夢覲八陣果至夔府廟貌僅存風流可覩旁有闕張一龍二虎安得斯人以消外侮

謁杜工部祠文

風雅頌息嗣之者誰後代風騷先生主之讀書萬卷蓋欲有為明光三賦烜赫一時致君堯舜卒不克施此志蕭條乃昌其詩天欲其鳴窮之使悲後生太白如塤應箎流落劒南厥聲益馳莫年製作莫多如夔詩史有堂

遺像有祠光豔照人膏馥滿碑歌蜀道難誦杜鵑詞忠不忘君先生是思

修武侯廟奉安祝文

八陣圖之北永安宫之南侯有祠焉蓋昔與先主控扼吳魏經營中原之地死而廟食宜矣然廟貌不稱非所以崇明祀也某至官之初首謁祠下命工葺之榜其坊曰卧龍擇日之吉帥同僚祀之不敢不告

諸廟祈雨文

玆者七月不雨禱祈未應神廟食于此其可坐視而不
救乎油然雲沛然雨在神呼吸間也宜速効職毋作神
羞

諸廟謝雨文

玆因不雨是用禱于神祇且責其坐視不救而戒其速
宜効職果不踰時沛然下雨神亦可謂靈矣有德必報
其何敢忘

湖州謁文宣廟文

夫子之道至大而神顏猶苦之犇軼絶塵設教以中善誘循循化被萬世遐邇惟均湖學之盛東南鮮倫風似鄒魯民同蜀閩某受命天子來為守臣方以政學焉能牧民聞諸夫子學道愛人益以無倦敢不諄諄若夫惟孝為政勿欺事君願與諸生同書諸紳

謁顏魯公祠文

嗚呼百世魯公嚴霜烈日彼何人斯鬼面藍色公之所至人懷其德清風凛然尚餘銕畫某昔守番陽令來雲

川皆公舊治有象貌存視事之初敢不躬謁豈無他祠敬慕名節

祭安定先生文

慶歷皇祐有三巨儒太山徂徠盛不及湖眷言此邦如泗與洙弟子詵詵三千之徒中庸有傳皇極以敷法行太學化廣寰區諸老先生萬事問胡富矣道德賢哉範模國朝之治効在詩書先生之功不在都俞祠宇于泮松楸在吳歲時上冢冠帶必趨某受命天子來分郡符

官既有守恨莫能俱恭命同僚往奠一壺嗟嗟先生今也則亡

泉州謁文宣王廟文

某以諸生入仕學實未優達不如賜藝不如求可使治賦又不如由屢綰郡章了無一善泉南鉅藩誤膺帝選學道愛人願如言偃益以無倦不敢不勉若夫美化易俗則在泮宮言采芹藻竊效僖公願與諸生名教是崇庶使無訟有君子風

韓魏公祠奉安祝文

嗚呼岳瀆之奇實生聖賢嵩高甫申尼丘文宣或生他邦必嘉山川李居江東蜀生謫仙我宋名世之士三而皆生于異郡焉温公家陝右而生于光文忠家江西而生于綿人知忠獻公之為相人也而不知其乃生于泉蛻蟺朋山翕滃清源氣如洛陽公得其全有異人兮知其祥有吉夢兮開其先香名一呼瑞日在天勛業三朝高視無前社稷之臣無以加伊周之美罔敢專然公所

至之邦皆有祠奚獨始生之地而闕然景德逮今百五十年泉人思公亦非不度采其謚以名堂慕其風而欲傳飲清泉兮有懷薦一掬兮無緣州宅之東雲榭之邊喬木一林古屋數椽即焉以祠繚之以垣龍章鳳姿珥貂戴蟬人皆曰我魏公也莫不喜歎而駢肩然公勛勤鼎彝名光簡編食配清朝貌法凌烟亦奚用乎州郡之祀蓋聊以慰邦人之惓惓

諸廟祈雨文

前日不雨有請于神三日而應繄神之仁今又不雨其
誰之咎灾不自作罪在郡守守固有罪斯民何辜曰雨
而雨在神吸呼山川出雲沛爲膏澤不作神羞吏亦逃
責

韓魏公祠祈雨文

惟公生爲我宋之元勛死爲紫府之真人育于泉南必
念斯民泉人愛公祠象一新願以嘉祐治平之霖雨沛
然一洗千里旱暵之塵

韓魏公祠謝雨文

連月不雨靡神不宗禱而不應有請于公不數日間膏澤遂通龍神社鬼孰敢爭功願終其惠時和歲豐永俾邦人廟貌是崇

諸廟謝雨文

旱魃為虐且誰之尤守臣失職惟神是求久而莫應牟麥不收得之桑榆有事西疇播厥百穀庶幾有秋緊神之德何敢不酬雨尚未足民猶有憂願終其惠毋作神

羞

諸寺謝雨文

佛有因而佛有緣非誠莫之感動星好風而星好雨當春乃能發生守臣繇凉薄而致灾大覺以慈悲而垂憫俯徇羣情之禱沛為千里之霖小麥青而大麥黄雖云不救低田流而高田水其必有秋已大慰雲霓之心何敢忘香火之報

謝蔡真人文

師師非賢幾三時而不雨真仙是禱亘千里以為霖勞法駕之久臨慰羣情之虔禱無德不報孰云香火之無功式遄其歸益覺煙霞之有耀

辭文宣王廟文

某以天子命來守是邦維朔暨望敬瞻睿容殁將再書治無可紀有負吾君亦負夫子兹又承命易郡丹丘道無南北何莫不由居敬之簡學道之愛雖曰不敏其何敢怠代者將至行矣有期靡神不告況我聖師耽耽儒

宮濟濟冠屨采藻而游酌泉而去

辭韓魏公祠文

某來守是邦幾二年矣而略無治效惟復公之堂立公之祠庶幾小補於風教茲者易郡丹丘祠有日矣敢不請違于像貌願以公之事君公之治民者是則是效且使泉人登其堂拜其像莫不起忠起孝

辭諸廟文

某來守是邦幾二年矣而治無述焉宜神之所不福也

然千里之内無盜賊干戈疾疫之菑者豈非神之賜耶今易命丹丘行有日矣不敢不告

祈雨䟽

旱不自作端繇郡政之荒民亦何辜仰冀天心之閔月屬流火時逢亢陽百穀不得其生羣黎無以為命咸切望霓之志輙殫請禱之誠閉諸陽而縱諸陰媿乏董生之術油然雲而沛然雨願興宋國之苗

謝雨䟽

旱魃為虐千里起望霓之心精誠所加匹夫有動天之道茲因七月之不雨仰祈三日之為霖遂於俄爾之間忽下沛然之澤一洗煩暑勃興槁苗天自天而人自人理若難感賜曰暘而雨曰雨恩何可忘

祭文

祭六姑文

嗟我先子同氣六人殘月孤星僅存者三白髮蒼顏姑為最尊不見祖考典刑常存念姑平生無憾可言為婦

而順為母而仁享年而德享富而安婚姻早畢男女具全壽幾八齡目見重孫姑於五福亦庶幾焉某等闔門百指辱姑厚恩既喪怙恃惟姑是親疇昔登堂歡笑滿顔撫我卹我如父母存姑今云亡我將疇依惟姑是恩亦父母是思嗚呼哀哉

祭大姊文

哀哀父母有子六人姊最居長孝愛慈仁鞠育同氣甘旨雙親以奉窀穸以畢婚姻姊力為多曷報恩勤嗚呼

哀哉于歸慶門奉姑與姒宜其室家亦既有子男遽早
世女繼而死淚落已盡哭猶未止病在膏肓竟成不起
嗚呼哀哉其等早喪怙恃惟姊是依姊今云亡曷勝其
悲姊有良人後事可囑二女有歸半子可托鍾愛幼兒
如出其腹倘免水火祭祀有續地下從姑姊宜瞑目惟
我同胞恩深義篤一觴奠訣血淚同沃

又代閨詩

閨詩忝屬爲姪門闌爲壻蒙恩最深再以女妻登門之

始夫人在疚藥物獲嘗顏色屢俟尚期痊復歲月承顏云胡不幸緣淺福慳百日之間來往數四遽驚疾革倉遑來視口不能語手猶撫摩遺言不聞銜恨實多夫人於女最所鍾愛善視以報斯言不昧

祭張魏公文

惟公學造誠明才全文武忠孝根於天性節操貫乎歲寒社稷之功最高親曾取日君父之讎未復誓不共天二十年見斥權臣五百歲重逢聖主回紇服汾陽威德

兒童知司馬姓名意者天必相之嗟乎命何止此方渡江而擊楫遂樂聖以銜杯宣室與思蒼生望起雖曰閉門絕粒不忘憂國愛君中山功未及成讒謗之書盈篋武侯死有遺恨英雄之淚滿襟一老不遺百身莫贖某濫叱假守驚聞訃音忍觀絕筆之銘媿阻臨棺之奠嗟吾道之窮已甚非斯人之慟而誰

重祭張魏公文

嗚呼烽烟告警以和得志食肉者鄙力主和議萬口和

附争言五利曰國之福何惜土地甘心事讐不恥稱謂附和者用沮和者棄和猶未成邊已撤備既棄唐鄧又棄海泗淮北生靈幾無噍類國既日蹙兵亦尋至公之勛德公之忠義公之人望羣嘲聚詈公欲恢復指為生事公欲禦戎靳為兒戲公欲養兵詆為妄費公欲進賢目為朋比公得人心公有異意巧言如簧吁其可畏天眷雖隆不容在位汾陽兵柄奪于讒慝度無顯公豈獨前智怒疽范增間走樂毅公存敵懼公死敵肆邊人方

張國若存贊上心焦勞當食而喟彼蒼者天胡不憖遺

九原不作蒼生曷慰遥望衡山滂然隕淚

祭曾公文

士之處世患不逢時及其進用得君者誰逢時得君可

究設施堂堂曾公國之元龜民之父母世之宗師歷事

四朝始終無虧光相二帝盡忠不欺休休有容涯涘莫

窺盛德大節人皆仰之戎馬飲江聞者四馳公獨屹然

處以静謐以身許國奚顧家室一鏃不施邊烽自息宗

社以寧槩誰之力堯舜授受乾旋坤闢同列異議公獨忠赤功成而退罔有德色赤松與遊脫遺羈馬疆事未寧羽書方急上心焦勞起公于疾人望翕然如用君實折衝千里再安王室公欲有為百未一遂彼蒼者天胡不慭遺變生俄頃仆于奏事震驚中外邦國殄瘁嗚呼哀哉某晚進不才誤辱公知官守有拘莫覩靈輀致奠遣僚寫心以詞為天下慟豈曰其私

祭何提刑文

惟公學繼橫渠心傳無盡詞有根柢行有畦畛蜀道卿
雲闕中曾閱文章滿家卷軸連軫四朝耆儁多士標準
不染汚俗寧避鷹隼流落九疑從蝦蛭螾太上攬權材
收杞箘公起自南玉出于韞使節屢馳大藩頻尹所臨
有聲未究所藴元老登朝首加薦引對揚宣王上嘉忠
藎誰乎沮之不班玉筍祥刑江左庶獄惟允我濫把麾
情親迹近愛君憂國語必同憤擬學史魚諫諍而殞詩
壇獲陪雕琢肝腎公將風騷我嚴韉靮波瀾何濶聲律

殊謹筆陣縱横詞鋒捷敏鉅鐘微撞邊幅嶄窘韓拜孟郊麗怯孫臏有瑕必指忠告無隱鋟板以傳託公不泯軺車行部疏獄發困王命有嚴何敢不黽送以短篇勸以良醞詩簡往來如白與稹修途倦遊歸約尤緊忽斷書問風傳疾疢訃音遽至道路驚愍聚散如夢榮枯同菌失此老成痛何能忍奠不撫棺有涕徒隕

祭戴履道文

嗚呼繄我與君生于温江同郡異邑邂逅無從我守番

陽君丞外邑聯事期年莫克會集君之文行著在鄉評及其居官益有美聲鄉人仕餼不過三四不見君子心焉孔瘁惟是面目見于尺書亦有詩篇不鄙寄予四月之暮聞君在疢倉皇遣醫竟莫之救人孰無死君尤可悲九十之親誰侍以歸松楸故鄉道路悠遠歸君之喪何敢不勉我有官守往弔莫遑遣奠一觴潸然涕滂

祭賈府君文

嗚呼吾鄉之賈實爲慶門玉樹芝蘭多賢弟昆鄉校賢

闗鵲然有聞曉月晨星于今幾存公之為人重厚寡言有長者風薄俗可敦天厚其報富壽兩全亦既有子亦既抱孫婚嫁已畢放懷丘園胡不百年遽歸九原某爰自幼學荷公厚恩公色素嚴為我而温妻以兄子遂成世婚遠宦夔門聞訃莫奔馳萬里書奠以一樽

祭馮少卿文

嗟嗟員仲何至於斯天乎命乎尚忍言之抱濟世之才而以才見忌懷許國之忠而以忠見疑誠足以泣三軍

之衆而不弭浮言之謗節不變於臨大難之際而不免於鬼物之欺初為賈生之逐卒抱屈原之悲嗟嗟員仲何至於斯天乎命乎尚忍言之庚辰道山才盛一時我游其間辱君厚知義均弟兄間言莫移憂時論事肝膽同披聖德有容雷霆霽威奏藁具存驗若著龜我既去國君車亦馳三年之間暫合復離君佐戎幕身歷艱危我官栢臺自劾而歸聞君之罷有識嗟咨讒鋒方熾公論誰持我赴番陽君書遠貽手墨未乾人事遽非驚

聞訃音哭之以詩君喪還晉我來守夔官守有拘往吊無期遣問寃穸寫心以詞西首一慟非君而誰

祭周運使文

惟公西蜀之英秀發自幼擢桂禮闈蜚聲文囿學有根蔕行無瑕垢施于有政名實相副製錦分符覊遂蕃茂帝念巴蜀民貧俗陋命公持節往安而富暨爾同僚講明利疚歲丁饑饉廩發糧糗羨餘不獻偃折是究民逋十萬悉蠲且舊賚備凶荒廣糴以救舟車日通商賈咸

湊錢雖不流德亦云厚馬運病民協力敷奏撫事興歎
憂國成瘦亦有知已行將結綬亦既踐揚宜在左右天
胡不仁遽奪其壽嗚呼哀哉某遜自東南一麾來守非
仁是依昌免罪咎日陪談笑屢飲醇酎有唱斯和無疑
不叩蓮方共賞菊約同嗅公忽微恙我頻來候藥物甚
良變故何驟堂登繡衣遠焉在柩死生常理如夜與晝
公心了然寧校先後惟賢可惜欲見難又奠以一觴老
淚盈袖嗚呼哀哉

祭杜殿院文

光堯神聖高邁千古任賢納諫同符神祖紹興辛巳親擢得杜曰卿忠直不畏强禦朕擇御史賢莫如汝往肅官邪以消外侮公如麟鳳莫類是與公如獅鷹邪佞是去如唐子方孤忠自許如趙鐵面風高憲府孰將而貪掊尅軍旅孰戚而横攘斂編戸孰醫而幸宦高貴鉅孰託宫市敢通北賈孰為樞臣將命是拒孰為民賊孰為社鼠皆罪之尤擢髮莫數汙我白簡宜即刀斧言無不

行中外鼓舞曰真御史曰堯舜主言責既塞力求外補
五馬來歸壯哉出處惠歛一州治最西土至今邦人咸
曰杜母某往遊道山辱𦒿步武友得直諒誨誾規矩公
遷柏臺我返衡宇尺書千里屢寄鱗羽如覿面目遥馳
肺腑不見君子五隔寒暑甌蜀相望會合無所國亡直
臣山失猛虎豈惟吾徒天下悽楚我來守夔棺未遑拊
諸孤走書大事將舉佳城匪遥執紼伊祖遣奠一觴老
淚如雨

祭令人文

嗚呼子歸我家今三十年逮事舅姑既孝且賢我有弟妹未畢姻婕子能慨然奩具悉捐我事筆硯半生迍邅晚粗有成子之助焉婦人妬忌往往皆然子能有容尤人所難婦人於財見則垂涎子獨不貪橐無金鈿為姒育女喜兒讓官婚嫁粗畢不以財論每言仕宦清白為先俸祿之外勿取一錢身為命婦績絍是專勤儉之風鄉閭所傳我仕于朝頻年外遷同涉險難萬里言旋方

還故鄉忽又得泉到官月餘老病相纏深爲爾憂廢食
與眠孰謂一朝舍我而先變生倉卒哀哉上天死生常
理我固曉然痛不能忘子實可憐長子愛女不在眼前
去無一語抱恨銜寃我今抗章乞骸歸田以爾喪還祔
姑之阡子可無憾瞑目九原

祭張器先文

秀自妙發德由少成唾手鄉薦蜚英月評蕭灑宗之風
流長卿壯遊上庠益馳令名遴廱萬中賦髙二京覃思

稽古下帷授經史學最長詩律尤精暮景侵尋一第始登宜在館閣盡揚王庭天乎命乎卒于一丞嗚呼哀哉我守泉南君官福清惠然肯來不寒前盟賔主俱病相視而驚醫藥是急酒杯莫傾猶有笑談以話交情別未踰月而蒙寄聲報牘方遣訃音忽聆嗚呼哀哉四海之內孰非弟兄君有同僚後事是營暑雖孔熾喪不可停我有官守往弔莫能走賻遣奠聲吞涕零

祭萬先之文

嗟嗟先之厚德美才命止於斯天乎痛哉必大之門詵
詵蘭玉子方妙齡已見頭角聲蜚槐市蔚為上游蠶鹽
十年一第始收遠官清湘師儒是職南方多士惟子是
式紛紛輩行彈冠帝鄉子獨恬然不干廟堂得掾南昌
需次家食胡為一疾遂至於革上相知已諸公薦賢命
在匪伊胡不少延慈親在堂壯婦在室兒女滿前百事
未畢子可無憾有鴿在原後事可託如身之存散落人
間光豔遺跡集而傳之敢任其責故鄉語別曾未踰年

子死我病兩俱可憐亾訃南來孰不歎惜遣奠一觴老淚遥滴

祭王尚書文

惟公天賦厚德時稱吉人學為君子之儒性得仁者之静緼婺溪之秀氣蚤折桂枝大京兆之家聲榮持荷槖以詞臣而為岳牧嘗聽履而上星辰身居八座而德愈謙光治著六州而人懐恵愛奉真祠之香火養暮景之年齡民所具瞻行起三朝之舊天不慭遺遽驚一老之

亡某昔以鯫生叨依蓮幕雖蔑賛黄堂之畫然最蒙青
眼之知假道東歸方飲楚元之醴酒分符南牧忽聞杜
尹之訃音邦家興殄瘁之憂主上失注想之待走書千
里致奠一觴難忘在耳之言徒隕銜恩之涕

祭潮州王尚書文

惟公性禀南方君子之强簸弄明月于潮之陽妙齡射
策遇太上皇擢為亞魁名震四方權臣用事明掊自將
潛心稽古得聖行藏於易春秋尤其所長帝初攬權思

用忠良貳我成均儒林有光說書崇政屢上封章帝嘉其直人指曰狂出守東嘉奉祠故鄉主上龍飛召自南荒以長諫垣以肅周行正色立朝諤諤以昌筆端凜然不赦豺狼言如著龜去有芬香公雖在外上念不忘入司喉舌行登廟堂彼何人斯敢為臧倉如毀日月於明曷傷身雖可屈腸不減剛歸老于家天相壽康名德益尊如𨚗江張如余襄公如日南姜盍歸乎來弼諧贊襄天不慭遺哀哉遽亡某以諸生受知上庠竊第來歸禮遇

異常公居諫省我瀝臺綱人呼二龜亦曰兩王胤豈虎
偶葭依玉旁把麈泉南稍近門墻欬雖獲侈見則靡遑
忽聞訃音痛摧肺腸譬彼大厦壞其棟梁如體無骨四
支曷强爲國惜賢潸然涕滂

祭曹夢良文

嗚呼我與夢良三紀論交義則弟兄堅如漆膠君方妙
齡卓然自立才儁氣豪人莫能及書生事業有短有長
君如巧匠能圓能方李詩謝賦賈論鼂策聲蜚廣場筆

掃劾敵少從明師學有淵源推以教人典刑具存散為篇章戲成駢儷一言之出高晚前輩肄業大學君居我先同登科名若相待然作掾嚴陵赫然有譽需次閩泮行將差赴我嘗以君名聞廟朝拭目以觀聳壑昂霄胡為一疾遽然不起命靡人頭乃止於此嗚呼前年之冬我赴泉南以書見招至于再三訪君許峯禮盛觴豆送我坡南珠玉滿袖滿擬歸來重登慶門孰知訃音中途遽聞孺人孀居婚嫁未畢族大義高必能周卹狀君文

行撫君孤遺我或未死其何敢辭追念交游零落奇痛我老君死云胡不慟

梅溪後集卷二十八

梅溪後集卷二十九

宋　王十朋　撰

墓誌銘

周承奉墓誌銘

予游太學與周君懋為同舍生明年同擢進士第又明年予為東諸侯客周自婺女來訪焉不見葢五年矣予再仕再去國周宦游歸故鄉走書數百里以先承奉公

之訃來告又以三山林君岊之狀丐予銘予流涕讀之不敢辭公諱某字純臣婺州義烏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晦迹不仕公孩提喪母少長聞之哀慕如成人事父及繼母以孝稱撫幼弟教而室之自任家事不私有其財同居五十年無間言人以為難教子姪尤力子懋肄業上庠歲一往必戒之曰毋怠而修懋遵誨敕不懈益勤丁丑春射策遂登甲科姝憲踵與薦書鄉人榮之懋教授邵武侍公以行公諄諄然以職事勉之教授

君温厚長者待諸生以誠寓教誨於色笑間不嚴而勸
秩滿咸惜其去義方力也紹興天子上長樂宫壽官及
高年公授右承務郎致仕今天子嗣位轉承奉郎人謂
積善之報隆興元年六月庚申卒享年七十有一以十
月乙酉葬于邑之鳳林鄉長塘原娶劉氏與公同年生
賢淑稱之今無恙男一人即教授也女二人歸進士樓
世南楊巽孫男四人伯奮仲堪叔獻仲熊孫女一人長
許嫁何次尚幼公姿魁碩為人質直通曉世務衍於財

而好施急親戚故舊之貧者與鄉黨鄰里歲歉而艱食者棄逋負廣津梁崇釋氏以植福為尤多勞於治生而能自佚於谿山杖屨賓客游從壺觴博奕間性友愛會弟先卒病遂劇有唾壺常以自隨一夕命家人亟去之曰吾行矣奚用此為已而果然嗚呼宇宙一壺也形骸涕唾耳寓形於宇宙之壺而自與窮達榮悴利害是非毀譽之境接真邪妄邪吾於公不但化之際竊有取焉

銘曰

周出於姬實為著姓烏傷一門蔚有餘慶公於孝友匪
習而性必謂之學是亦為政天報以子且及其身子曁
令名身亦逢辰化不吾怛歸復其真斲石銘幽以詔後
人

何提刑墓誌銘

永嘉自元祐以來士風浸盛淵源自得之學胸臆不蹈
襲之文儒先數公著述具存不怪不迂詞醇味長鄉令
及門孔氏未必後游夏徒也涵養停蓄波瀾日肆至建

炎紹興間異才輩出往往甲於東南若舍人何公又其卓然者歟公諱逢原字希深世為温人曾祖某祖某皆潛德不耀父某累贈奉直大夫妣王氏封太宜人公姿穎異眉宇秀整頎而長身兒時强記博覽落筆驚人賦松柏後彫志趣不凡識者期以遠到擢進士乙科調秀州司戶參軍未赴召對敷奏進止剴切詳雅除勑令所删定官書成改承奉郎遷秘書省正字時秘閣初建登瀛皆極選公翱翔其間讀異書見聞益博丁母憂服

除復舊職以言罷通判池州歲饑公攝郡事發廩以濟有以尊輙諫者公曰以此獲譴所甘心焉為粥以待于路病者藥之人由是免流移饑而不害秩滿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司郎中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初秦氏益權以國事讎殺大將竄忠良鉗天下口神怒人怨公為書生時嘗客其館授其子以經於是間見以物議洶洶告秦氏曰吾所與語者天也豈復與人校是非公曰天之心即人之心也豈有異哉秦氏大銜之臺諫承風据

以他故至是再黜久之除添差通判處州公以才進譽藉甚自樞屬攝從班兼數職光顯于朝去不以罪且下佐小州士論屈之公以近鄉自賀無幾微愠色君子謂其得大雅之明哲太守某聞其賢以郡事諉之公既深厭職别蠧鋤梗郡遂大治俗生子多不舉公重賞嚴禁飭保伍諭以天性所活巨計除浙東叅議官改提舉湖北常平茶鹽事湖北産茶病私鬻江西惡少越境羣至數以千百相挺為盜村落閭戸閉白晝公憂之乃與憲

司諜以戍兵三千隸盜賊司分布要衝以遏之盜販者息民賴以安徙知嘉州嘉遠王都吏横而肆訟諜紛委率出入其手公至立訟者于庭俾自供曉以曲直悔過者隨遣之不悛則懲以笞罰訟由是簡犴獄屢空罷行估不一毫市於民去之日闔境交送擕扶塡擁至不得行有然香于臂以祝者且曰自有漢嘉無此賢使君祠于佛舍至今奉之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四川類省試有請託賄記傳義之弊朝廷擇清德重望士以董之差公充

監試官公措畫有方内外嚴密纖分不通前弊盡革時號公選明年廷對蜀士果多巍科廟學歲久而壞像貌黝剥易而新之植嘉木增養士員須之者以比文翁除知夔州未至改潼川路提點刑獄行部至合州有重囚衣鮮潔而械有塵垢公親鞫之情得乃縣吏受賕釋其械遂竟其奸且申明縣吏行常禄雖枉法而罪不重故獄多寃濫乞自縣吏掌獄者亦重禄朝廷從之大足尉利盜贓殺匿者以滅口而以病死聞公疑而詰之尉色

動捽赴獄果自伏人以為神明監司歲薦舉刼於有力不得如己志公獨記姓名辟間疏滅否于下有狀不待請而舉由是孤寒皆蒙識拔奔競少衰就差轉運副使再監類試院乾道二年召赴行在除金部郎中公久患臂弱至是寖劇力丐祠除福建提點刑獄事以四年三月某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三階朝散大夫公為人謙恭樂易持心近厚不為崖異行善諧謔然未嘗忤物儉於自奉澣衣菲食以終其身通守兩州不按臨屬

邑五持使節所過州縣止數輩人不知其為使者每謝
卻厨傳吏以例册言公曰吾知奉法而已何以例為専
以愛民為心治尚不擾故所至可紀有古循吏風故相
趙公鼎叅政孫公近皆厚遇之尚書吳公表臣端明張
公闡樞使汪公澈皆舉以自代然公既忤權臣迹疎逺
十年楚蜀晚方還朝以疾補外遂致不起才不克究中
外惜之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
與講論有集觧十卷簡嚴明白趍詣處諸儒所不到且

自序其書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為已則能
為人為人則兩失之矣凡平日臨政遇物一以所得於書
者從事蓋非苟知之也善屬文清峻遒麗雖倉猝應用
必自已出不剽竊前人語尤長於詩有晉宋味有文集
二十卷外制二卷初育於楊氏既登第復今姓嫁楊氏
女立其後擇師以教之買田以贍其家娶丘氏故左司
鐸之妹子三人長端木將仕郎孝而能文先公三年卒
次東里次少連女一人孫男二人曰鏞曰㦸東里鏞皆

將仕郎以五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吹臺鄉西山瑞鹿院之右公漕成都與大資王公之望善及憲閬五適為帥後事卒賴之既而移鎮鄉邦又經紀其家某與公同鄉為晚進慕其名久矣恨未之識及守夔于始通書自蜀召還迓于江滸公驚曰吾以子為尚年少乃爾老邪一見如故首及論語且授以集觧某傳之夔學酌酒郡齋講酬酢公舉觴曰吾不為世俗祝願于得祠早還故鄉某感其言餞于白帝詩以送之公喪自閬某弔于其家

諸孫以墓銘見屬明年冬與化簿葉仲堪以行狀來其受公一日知不敢辭銘曰
賢哉何公邦之傑博通六藝窮館鍔為已為人皆自出致身事君夙容悅忠告善道乃見黜施于有政果蓺達學道愛人治可述栖栖萬里走軏軏君命召還已白髮陳力下就四七列歲寒不凋出持節命也歟哉遽嬰疾死生晝夜貫以一沒世名稱不磨滅

贈少保王公墓誌

紹興丙寅春某初肄業太學令資政殿大學士參政王公為博士學者咸敬而仰之師道之尊如陽司業衡鑑之精如陸宣公慨然痛革時文之弊一歸於正如昌黎歐陽二先生士有經指授賞品題者咸見頭角為時聞人某最不才且晚進亦以舉子之業誤被賞識遇稠人必誦而夸之卒繇舍選竊科第先生奬借成就之力也乾道戊子冬十月某懐清源郡章過三山拜先生于黄堂賜之酒既半出示所述先少保公世次行實且曰吾

欲求有道能言者屬之碑子其人也具懼而避席曰先生誤矣某不樞衣趨隅二紀于茲矣道固未之聞也而言尤不工先生門人弟子滿天下而以是屬謏學小生烏能發揚遺懿之萬一邪力辭至五六卒不獲命明年秋八月書至自永嘉督益嚴廼即先生之所述而系之公諱綱字振仲先世閩人徙錢唐開元中旅游漢沔間至襄州穀城樂其風土遂家焉六世祖公達生居能居能生崇遇崇遇生公之曾祖考諱允中有子諱還於公

為皇祖考生皇考諱文自皇考而上皆隱處不仕皇考以公登朝累贈朝奉郎今天子即位之三年求治甚切思用異人得公之子喜甚擢左諫議大夫宣諭江淮入參大政於是褒其三世贈公之祖考太子太保妣向氏瑯邪郡夫人彤氏博平郡夫人贈皇考太子太傅妣黄氏定襄郡夫人贈公少保配張氏襄國夫人王氏世有陰德於鄉閭至宫保尤號長者見其容温然知其為德人也平生無忿恚未嘗詈人嘗使僕曝麥於塲僕

游博舍去雨俄至漂且盡杖之三終身以爲恨仲兄役於鄉主郡驛僕盜用官米累之宫保自誣曰使僕者我也兄不與知官吏皆知其不然以宫保執不可奪姑緩其獄一日將致刑忽大赦遂得釋一郡歡呼曰天果不陷善人鄉人有負逋無以償鬻其小女於市頗有姿色宫保見之不啇其直而售且曰翌日以女來作劵果如期而至宫保笑曰吾焉用汝女聊爲君償逋耳卒歸之所居去杜母鎮十餘里有僧與鎮將邢氏有怨發怒投

張海為賊導之自均房來欲復仇宫保聞賊至曰我若去必殘吾鄉因具牛酒以待賊見其狀貌凶暴之氣頓銷且素聞其賢甚敬之約其徒秋毫無犯僧感舊恩見則拜曰此來專欲謝公而報邢也力觧之不可遂醉而閉之亟遣告邢舉族遁去賊既退乃徐出僧至鎮追其徒不及竟無所肆其毒猶子京豪俠任氣使酒而好鬭市有一無頼少年惡之嘗切齒宫保呼無頼子與錢十萬使市布於房陵衆皆爭曰吾僕使不乏何至用此人必

不來矣不答無頼子得錢醉酒蒲博數日而盡遂遁去
爭者咎之宮保曰吾非不知顧吾姪深惡其人常恐杯
酒之後一與之遇事有不測吾以百千去之所以兩全
之也常曰家貲非我獨有當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
奉官輸一以待賔客賑貧窮故四方之士皆奔走其門
有所求隨其意而飽滿之饑者分之食寒者遺之衣婚
嫁不給者助之貧而死者為之辦棺槨具衣衾士大夫
罷官赴調流落不能歸者資其費假以僕馬遠者數千

里不計也於是遠近翕然不以姓氏稱皆呼曰無怨公議者以比漢伏不鬬云臨終戒其子曰欲服人毋蓄賄欲睦族無議財尊師友以教子孫藏經籍以待豪俊好甘者飴以蜜好安者設以席果守吾言必將有後言畢而逝琅邪夫人生二子宫傅其季也為人魁梧寛厚行義著於邦族遵宫保之業世其徳而不變好學有才華詩筆清麗所與游皆鄉之賢士及時之名卿大夫盛公次仲帥南陽卒于官其子章卜葬于漢南貧不能集事

造門哀告曰聞公高義且多山林願得尋常地以為先人宅兆慨然許之曰惟君所擇章既得卜凡葬所須皆仰給焉又館穀其家數百指幾歲而不厭其好義皆此類與從兄高相敬如賔三世聚居門内百口每食必同席甘苦惟均上下無異財鄉人服之取以為法定襄亦嚴明有賢行事皇姑至孝年五十餘抱孫矣猶日親盥饋性無妬忌愛庶孽過於己出宫傅篤學喜客不屑治生業一切委夫人小大斬斬皆有條理宫傅篤於教子

夫人佐之其義方慶善乃鍾於公公幼謹孝有立及長克家力學有功名大志時余公幹鄒公浩皆當世名士相繼教授郡學公往從之勤苦絶人其業日進鄒公尤留心教誘諸生課程其工拙美惡必題數語為品藻公每蒙賞激遂為髙第舉進士中元符三年丙科授將仕郎延安府法曹叅軍宫傅遺之詩有利名場裏持清謹冠蓋叢中寢是非之戒公敬佩焉丁外艱執喪哀毀過甚跣而尋山以葬足為蹄裂服除調慶州司法叅軍帥

錢公昂高其才而委任之以進築香柏臺神堂九羊堡
應副有勞及該遇覃赦恩累循儒林郎有禁卒五人夜
踰甕城刼門者衲衣門者柬以死而復活案具當斬公
白帥曰一衲直數百錢且變主不死而殺五人情有可
矜錢公曰公欲云何曰此軍人也若送經畧司則死生
在公特筆耳錢公忻然從之獄官怒曰公欲以國法市
陰德邪公不為動卒皆活之以久去親闈自陳合入支
掌資序罷歸授江陵府觀察推官分曹建掾改為司兵

曹事屬貳車虛席公攝事歲餘一府仰辦江陵大府諸司皆在爭以事諉公曰為府中一俊常平司檄主管其司事時湖北行方田法主於是司前使者去憲攝之又按獄湖南獨僉廳行其事公知其法之弊委曲調護利則伸之害則違之又選擇所差官而授以方略於是方八州而無訟公不自言既去官後使者白其功于上特循承直郎丁定襄夫人憂扶護北歸哀感行路服除授開封府扶溝縣建雄鎮權府學博士改奉議郎知金州

漢陰縣在京西極境治所去利路界十餘里梁雍之民錯䧺其間公臨以簡易人甚宜之范公致虛以前執政鎮南陽聞其政聲辟知穰縣辭不行終更屢轉朝散郎賜六品服擬通判濟州未赴以建炎元年十月十一日薨于家享年五十有五公為人淳質任真不事表暴遇人以一誠喜稱其善有過則面告戒之退無後言平生恬退不妄干進入仕二十八年在官纔十考其除内艱而造朝也盛章為開封尹權勢震赫以皇考舊恩欲報

之公公固不附又嘗欲以妻黨張氏女歸公公拒不受積以爲怨因不被薦已丙章敗其客皆坐遠謫公獨不污承祖父之風好施予不蓄資財居官尤廉潔先世雖厚所產至公益貧自漢陰代歸糧食不繼笵公宗尹有詩曰丈人古君子清德肖冰玉仕宦三十載一飽猶仰祿驅車向金闕此行何太速家山豈不戀陶令瓶無粟知者以爲實錄其調濟州通判州有田隸西城所巨閹李彦主其事凶焰熾然人曰公必往見之不然且有禍

公曰吾寧不調不能屈於此已而果見奪其得倅徽州未出都而金人再犯闕公在圍中官索金銀甚急人多匿不肯輸公刼掠之餘囊有數金悉以送官人勸公少留以為歸資公曰國家如此吾尚忍有所隱耶二聖既入敵營集百官於秘書省聮名以立張楚公驚溺而出曰始以為立皇太子若爾吾非所敢知卒不書見者皆為驚悚篤於風義其釋褐也同時鄉貢之士第與不第數十人多依公以食貧不能歸者資遣之有風鑒好獎

借人物所許予後多顯達范公宗尹為布衣時年甫及冠公一見期以遠到奬成之其訓子弟造次必以遠大老猶自力觀書以誘廸之聨案共檠夜分不倦襄國夫人聰明修整好讀書聞古今賢人才士之事業則聳然慕之常舉以勉公且以誨其子先公十七年薨公念其賢誓不再醮初公既葬皇考而不宜其地欲改卜未遑也大資政知荆門軍以紹興癸酉正月十四日奉皇考及公之喪葬於故居之東北一里龜山之原各以其夫

人祔五子之深之美之珍皆未仕而卒之望即大資政
也今知溫州之彥右承直郎一女適秉義郎歐陽价早
卒孫男十人鏞右從事郎銖右宣義郎鐸右廸功郎鐏
右修職郎欽右承務郎鑄鑰錫鉞鈆未仕孫女六人一
適右從事郎錢慶祖一適右通直郎魏欽㢸曽孫淙護
自靖康之亂衰漢被禍尤酷獲免者十一往往無噍類
獨王氏幾絶而復滋大資政又以儒術文章奮結知明
主致身執政為時重臣初宫保贈制曰清塵美行肩子

古人重義輕財化貪息訟州閭以無怨公稱之我宋造邦穀城以進士起家自其孫始迨兹萬機流澤壽後信可取必君子曰王氏之有後也宜哉德厚者流光天道不可誣也銘曰

王氏之先自閩徙杭有唐開元始家于襄至無怨公植德好誼善積名成如漢伏氏宮傳遵之不懈有加慶鍾少保進士起家小試墨曹活人惟死攝官大府攷聲有偉匪人不附僞命不汚凛然節義可激懦夫天嗇其年

志不克究不在其身以昌厥後果生人傑早蜚大聲模範太學作新諸生勤勞于外治最荆蜀帝曰來歸資爾啟沃進司言責入賛政機密疏輸忠而人不知惟帝知之大藩是畀不令而行德威惟畏帝念老成行將相之先世之褒奚止於斯龜山之原小黄之口紀德豐碑有同峴首

杜殿院墓誌

杜陵先生以詩鳴于唐忠不忘君自比稷卨卒窮以死

君子知其必有後先生之子曰宗文宗武宗文之子居蜀之青神號東山翁東山翁生禮僖宗時為諫官禮生詳詳生晏景福中為侍御史公侍御史八世孫也又以諫顯為宋名臣於少陵有光矣公諱莘老字起莘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潛德不仕而以儒名家父贈右奉議郎母某氏贈恭人公幼不好戲稍長知力學時學者宗臨川禁蘇氏文公獨誦習有識器重之宕渠守石翼以師禮致之遂自眉徙焉家恭之江津第進士以地遠親老

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之游者益衆秦檜死魏公良臣叅大政公疏天下利病上之良臣薦于上主管禮兵部架閣大宇明年秋七月有星彗于東方公指陳時政之弊時應詔者衆上命後省擇而第之以公爲首進秩一階制曰言尤鯁亮士榮其褒遷勑令所删定官修書無慮十數至刑部斷例尤盡心有疑則反覆奏請同列服其精當遷太常寺簿尋除博士時敵欲敗盟疆埸無備公因輪對言狀且曰勿恃其

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曰朕知卿忠由是有用公意顯仁皇后崩自南渡後典秩多失至凶禮尤不知有疑議吏皆拱手公輙引古誼從容裁度大斂前一日宰相遽名赴堂曰有旨問含玉之制公曰禮院故實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玄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真禮官也虞祭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主議者力甚公曰古今無是比卒正之令上立為建王討論典禮尤備丞秘書面對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及此

憂國深矣權吏部員外郎主右選小使臣舊不出闕吏取而鬻之在選數百人無所訴公始命出榜闕以次就注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强禦故有此授敵人將寒盟遣使致慢書傳欽宗凶訃請淮漢地索大臣上决策親征公奏疏贊其决謂金欺天背盟政宜待以不懼因上四事一不限早莫延見大臣侍從謀議國事二申勅侍從臺諫監司守臣速舉可用之才三敵情雖叵測然宜以時遣使示曲在彼

四車駕既諆順動而留鑰宜擇重臣此下缺文

劉知縣墓志銘

永嘉號多士甲於東南劉公全之以重厚長者稱德成行尊而年與位不稱歛惠一同有藴莫施君子惜之公諱銓其先閩人避五代亂徙温之樂清曾祖某祖某咸有潜德父某贈右承事郎劉在邑為著姓世衍於財至承事公易以詩書所交皆一時聞人篤於教子公姿秀整力學能文未冠有雋聲鄉先生仰公文蔚孫公仲鼇

師友也每見所業必稱嘆許其遠到叔父奉議祖向授
徒于家公與從弟鎭從學以文行為稱首識者謂劉氏
有子知必大其門公果與叔父偕薦計臺明年同擢進
士第後六年鎮亦登科鄉人榮之目曰三劉公初調台
州臨海尉秩滿丞越之嵊未及考丁父憂終喪注秦州
如皋令改宣教郎知秀州海鹽縣令天子即位覃恩
轉奉議郎賜銀緋至官未期年丁母太孺人憂歸葬于
鄉會海溢沾濡感疾遂致仕轉承議郎卒年五十六實

乾道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公性愷悌為政務循良飾以儒雅不求赫赫譽然所至咸有可觀台城之東數里有泉可釀葡水致諸務歲屢易民病竹木輸公易以石官私便之初公如浙西道縣嵊遇惡少為儕務奪掠比至嚴下令皆讋伏事有便于民力贊令行之不自以為功嵊人至今德之如臯土曠少耕者膏腴故壤彌望皆葦茅公躬阡陌喻民力農墾田餘數萬畝流亡復集初之官太孺人以老不行公念切謁告迎侍邑人懼其

不來狀于郡及諸司以留公得請于省部行李即遷老稚駢擁委曲諭之乃得去及聞其還驩然相賀簿攝邑事有誣告强刼者輒逮捕繫獄連坐十數公至得其情悉縱之按誣者須之憲臺來詰公不荅攝者或勸直之不從人益義之進士丁時發者嘗客其館公過闕謂友人王某曰丁有美才文不俗必高第已而果然海鹽有水害稼被檄檢傷放秋苗數萬斛計貧不能輸者猶十一請于朝得旨倚閣春饑勸豪右發廩以濟全活者衆

民無資以耕貸于郡給之且欲身任其責境内樂業
歳遂有秋學乆廢輟圭租二百斛以倡士感而悦爭輸
財以助之棟宇一新其務敦教化如此故一時諸公咸
稱薦之侍郎劉公岑以先達高自標置少許可其帥淮
也將薦公于朝會罷乃已公美鬚髯風度尤不淺自謂
平生未甞知憂與賔客飲必盡懽衆方紛然有所譏議
公若不能言者喜愠不形人莫得而親疎有忤已者怡
然不與校人有善則稱不容口輕財好義務周人之急

解衣指困色無靳遇人有禮雖至賤貧者見之無慢容
尤敦宗好每相過必敕具即事唱酬日以為常工文詞
典而有致賦詩句法清勁自成一家字畫端謹如其為
人母瞿氏以太后八秩恩封太孺人娶瞿氏再娶汪氏
皆贈孺人又娶葉氏封孺人皆先卒男二人儼价儀咸
習舉子業女五人長適鄉貢進士林壽次許嫁國學進
士賈俣餘幼孫男一人女一人儼等將以四年二月丙
申奉公之喪與孺人汪氏葉氏合葬于真如之原求某

誌其墓某少與公為筆硯交辱知最厚公既筮仕某猶困場屋公遇人必借譽然未嘗自言歲戊辰某下第棄舍選不就遇公于武林同渡浙江語其故公曰子有進身路何乃自棄邪力勉之自越還學卒由舍法進公之力也某赴番陽公餞别于道逮至夔書問不絶且約會老于鄉明年東歸道聞公訃嗚呼痛哉銘曰

有美君子温其如玉韞藉而文琢磨以學施于有政不猛而循愛遺四邑活及萬人婁郝以來世稀長者吾鄉

有評公其人也天厚其德胡嗇其年志不克究有子以傳真如之原歸從先子陵谷有遷德名不圮

令人壙誌

令人姓賈氏溫州樂清人曾祖某祖𥙷父如訥皆有隱德王賈同邑且世姻故令人歸于我逮事舅姑以孝稱從其夫某宦游于越入仕于朝出守饒夔湖泉四州賢而有助初封恭人再封令人乾道四年十二月十日卒于泉之郡舍享年五十五六年九月乙酉葬于左原

白岩祔姑令人萬氏之右男三人聞詩聞禮皆國學生孟丙蚤死女二人長嫁國學進士錢萬全次許嫁賈梓男孫二人阿夔阿閌女孫二人國娘晉娘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台州軍州事王某誌

梅溪後集卷二十九

附録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十朋字龜齡姓王氏温州樂清人曾祖信祖格父輔父以公貴贈左朝散郎母萬氏贈碩人其先自錢塘徙至朝散公始業儒有聲公少穎悟强記覽為文頃刻數千言事親盡孝其居鄉進止取予必以義後學師尊之既入太學多士皆推敬焉太上皇帝躬攬權綱更新政事紹興二十七年策進士于廷詔對策中有指陳時事鯁亮切直者並寘上列無失忠讜無尚謟諛稱朕取

士之意既而考官以公所對進上臨定其文以為經學淹通議論純正可第一及唱名則公也士論翕然稱愜詔益嚴銷金鋪翠之禁且以交趾所貢翠羽焚於通衢實自公發之授左丞事郎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聽公事又詔王某係朕親擢第一人欲試以民事何得遠闕可特添差紹興府僉判秩滿除秘書省校書郎尋兼建王府小學教授時金人且畔盟朝廷疑之猶未敢誦言為備公因輪對力陳其不可無備者且曰禦戎之策莫

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於人望今若內若外士夫軍
民咸謂有天資忠義才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
兵士卒樂為用可為大帥者或寘散地或守遠郡願陛
下起而用之可以作士氣寢敵謀又言三衙管軍或久
而不代兵柄在手利權財路又皆入其門且其官至三
公樞密所以節制諸將者乃班其下倒置如此其能節
制之乎併諸軍承受皇城邏卒之敝其他指陳率人所
難言者三衙之將有言也人皆危之而上特開納焉既

而罷諸軍承受邏卒亦罷職更定樞密與管軍班次管軍亦引去邊備益嚴舊人相繼復用自昔人臣論一事或章十數上或合衆力爭不能回公以一言悟意而事皆次第罷行於是天下仰上之聰明大度虛懷從諫非徒優容之而已然大臣有不樂者公亦數求去除著作佐郎罷其兼職公以求去得遷力辭不許久之除大宗正丞仍待次尋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即位除知嚴州未赴間召對公奏言太上皇帝非耄耆勘勤之時

而以天下授之陛下其賢於堯舜遠矣陛下所以仰副
太上付托者當何如舜重華協于帝然八元八凱堯未
及舉而舜舉之四凶堯未及去而舜去之今社稷之大
安危生民之大休戚人材之大進退朝廷之大刑賞其
所當行者宜若舜之所以協于堯而行之以彰太上知
子之明以盡陛下繼述之道又言今和戎與戰守之議
未決臣謂或戰或守當相時進退而和決不可議也又
言右相虛位天下拭目觀陛下此舉必諸大夫國人皆

曰賢然後用之可也不可非其人以失天下望除司封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又兼崇政殿說書除國子司業諸生固已迎服矣而公於學校事其細微曲折皆參前知所舉措無不當人心者會詔百官言事公上疏以為百官進退者大臣之職論思獻納者侍從之職正朝廷紀綱者臺諫之職令居其位者往往不舉其職宜有以董正之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曰任賢曰納諫曰賞罰其言反覆詳盡切於時務上覽而

嘉之即召公與工部侍郎張闡對便殿從容論天下事甚衆請退復留者再賜坐賜酒又賜御書隆興元年四月除起居舍人改兼侍講公與左史同奏史職廢壞者其一曰起居注録本進呈非古欲勿進其二曰雖侍立而在殿東南隅未嘗聞天下德音如二府自有時政記其餘臣僚登對欲許令史官侍立其三曰後殿侍立而前殿則否於義無據欲前殿侍立其四曰直前奏事欲不必預牒閤門及候班次皆從之越月除侍御史公素

以剛毅正直稱天下至是人皆曰真御史矣公益自任以當世之重大抵以定國論正人心為本而去其害治者不屑屑於細故也江淮都督府出師進取宿州金悉衆來爭我師退守淮都督張公浚上表自劾公奏曰臣自揔角在草茆間聞北敵擾邊痛心疾首義不戴天臣素不識張浚聞其天姿忠義誓不與敵俱生實敬慕之頃以館職輪對首言敵情不測乞用浚等既而金果入寇太上皇帝親遣張浚知建康府陛下即位因以江淮

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為當臣去冬被召至闕前浚進對皆以為恢復大計仰賛聖斷又乞陛下勿貳以濟大業浚遣二將取靈壁虹縣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陛下任浚為難及王師不利橫議蠭起臣嘗奏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而舉為二百年境土而舉為中原弔民伐罪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不同投機而進知難而退益當內修政事俟時而動陛下剛明果斷規模固已素定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今浚

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欲望正臣妄言之罪特加竄殛詔以公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乃以集英殿修撰知饒州乾道元年七月移知夔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三年七月移知湖州未幾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才數月起知泉州進直學士又移知台州公以病力辭且乞致仕乃復提舉太平興國宫七年三月除太子詹事詔旨敦趣公力疾造朝上特御選德殿而公足弱不能趍詔給扶減拜且賜坐又詔權免朝參又遣使以告及

金帶就賜公三上章乞致仕乃詔以龍圖閣學士致仕
命下而公薨矣實七月丙子也享年六十上聞嗟悼賻
䘏有加令兩浙路轉運司給塟事公積階至左朝奉郎
封樂清縣開國男至是贈左朝散大夫遺戒喪事毋得用
佛老教諸孤行之以十有二月丙午塟公于縣之左原
白巖碩人賈氏有賢行先公二年卒至是合祔焉男三
人聞詩聞禮皆太學生孟丙蚤卒公兩遇郊祀恩皆奏
其弟故二子皆未仕女二人長嫁進士錢萬全次許嫁

貫梓孫男女四人公立朝議論出處大節既如此矣初公以文學先天下人謂其於吏未必數數然也而自為郡佐遇事不苟民有訟久不決多走諸司乞諉公雖文書填委公一一緒閱不以付吏審核情偽參用經律所與奪人皆厭伏其治郡既以廉潔公正率其下間有為不善者則反復告戒誠意篤至人亦有恥故未嘗按吏為文勸導百姓以遷善遠罪之意有爭訟則曉以義理多退聽者故鞭朴罕用事至立斷其甚不得已乃推鞠

亦不海繫故獄屢空未嘗遣官吏至縣而人素信伏事亦舉利有可以予民者予之輸租使自操概而用度有節財亦足月率兩詣學宮延見諸生從容誨誘且以詢郡政饒久旱公下車即雨湖久雨傷稼公入境即霽每罷郡士民涕泣遮擁不容去或借留於部使者既不得則奔走道路或越境不忍别者衆人聞公喪會哭于開元僧舍又立祠堂以事之近世為政得人心未有如公比者公有梅溪前後集五十卷尚書春秋論語孟子講

義皆指授學者未成書也公於文專尚理致不為浮虛靡麗之詞其論事章疏意之所至展發傾盡無所回隱尤條鬯明白蓋自漢氏尊用儒術而士或飾詐或阿諛取容至於守節死義能為國重則未必以儒名者世遂以儒相靳若公之學問粹然一出於正謹守而力行之義之所在疾趨徑前未甞以利害豪髮顧避更閱夷險特立不回施於政事左右具宜信乎其有本如是也嗚呼此真所謂儒者耶銘曰

漢廷用儒　黷獨戆樸　淮南憚之　謀不敢作
謂公孫輩　發蒙振落　儒豈不用　其效奚若
孰知其故　鼠腊非璞　公之節義　視黷無怍
屹然立朝　作世鄂鄂　正色凜凜　危言諤諤
招之不前　麾之不卻　猛虎在山　衛及藜藿
出守四郡　治行皆卓　問胡為然　非智之鑿
聖有謨訓　守約施博　惟其躬行　粹美無駁
道固如是　不由外鑠　於彼汲直　如玉而琢

我為銘詩　以表儒學　人雖云亡　尚有槼矱

梅溪後集跋

右先君文集合前後并奏議五十四卷紹熙壬子聞禮鋟木江陵歸藏于家痛念先君即世二十有一年矣不肖孤家貧力弱日夜抱遺書以泣一旦懼澁先朝露無以贖不孝罪會兄聞詩假守浮光以俸餘命聞禮董其役始事于莫春訖工于中秋先君正大之學忠憤之氣愛君憂國之誠仁民愛物之念庶幾一展卷而盡見之職校正迪功郎謝汝能鄉貢進士任炎其間闕亡者異

時為别集云男宣教郎充荆湖北路營田使司幹辦公

事賜緋魚袋閎禮謹書